

未名叢刊之一

爭自由的波浪及其他

英國專制時代的七種悲劇文字

英人 威廉哈佛 譯本

董秋芳 譯

John W. W...

目 錄

爭自由的波浪 (托爾基)	一
大心 (但愛珂)	三
人的生活 (戈理基)	一〇七
尼古拉之棍 (託爾斯多)	一〇七
在教堂裏	一二七
致瑞典和平會的信 (託爾斯多)	一五三
梭斐亞的生活的斷片	一六七

英譯本序

下面幾篇小說和散文，現在第一次譯爲英文，是從一本俄文類選裏譯出，那本書，在一九〇二年與一九〇三年之間，流行於戈爾堡（Gothenburg），原名曰“Fria ord fram Tyranniets Land”（英文是“Free words from the Land of Tyranniety”義即「專制國家之自由語」）。編輯者是一個著名的瑞士人，他在旅居俄國的長時期中，蒐集了許多文學底的和政治底的重要刊物，而爲檢查書報人員所厲禁的，因爲這些刊物，是表露一個民族幾世紀來受軍閥和專制政治的蹂躪之焦慮和熱望的喉舌。瑞士的一般文化標柱，較歐洲其他各國爲高，故譯述的成功極速，而各書的印行，允得一致的贊許。

一九〇五年，威廉哈佛（William Frederick Harvey）叙於羅斯福之
哈武福特學院。

小 引

俄國大改革之後，我就看見些游覽者的各種評論。或者說貴人怎樣慘苦，簡直不像人間；或者說平民究竟擡了頭，後來一定有希望。或褒或貶，結論往往正相反。我想，這大概都是對的。貴人自然總要較爲苦惱，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擡了頭。游覽的人各照自己的傾向，說了一面的話。近來雖聽說俄國怎樣善於宣傳，但在北京的報紙上，所見的却相反，大抵是要竭力寫出內部的黑暗和殘酷來。這一定是很足使禮教之邦的人民驚心動魄的罷。但倘若讀過專制時代的俄國所產生的文章，就會明白即使那些話全是真的，也毫不足怪。俄皇的皮鞭和鐵架，拷問和西伯利亞，是不能造出對於怨敵也極仁愛的人民的。

以前的俄國的英雄們，實在以種種方式用了他們的血。使同志感奮，使好心腸人墮淚，使劊子手有功，使開漢得消遣。總是有益於人們，尤其是有益於暴君，酷吏，閒人們的時候多；屢足他們的凶心，供給他們的談助。將這些寫在紙上，血色早已輕淡得遠了；如但象珂的慷慨，託爾斯多的慈悲，是多麼柔和的心。但當時還是不准印行。這做文章，還不准印，也還是使囚心得屢足，談助得加添。英雄的血，始終是無味的國土裏的人生的鹽，而且大抵是給閒人們作生活的鹽，這倒實在是很可詫異的。

這書裏面的梭斐亞的人格還要使人感動，戈理基筆下的人生也還活躍着；但大半也都要成爲流水賬簿罷。然而翻翻過去的血的流水賬簿，原也未始不能夠推見將來，只要不將那賬目來作消遣。

有些人到現在還在爲俄國的上等人鳴不平，以爲革命的光明的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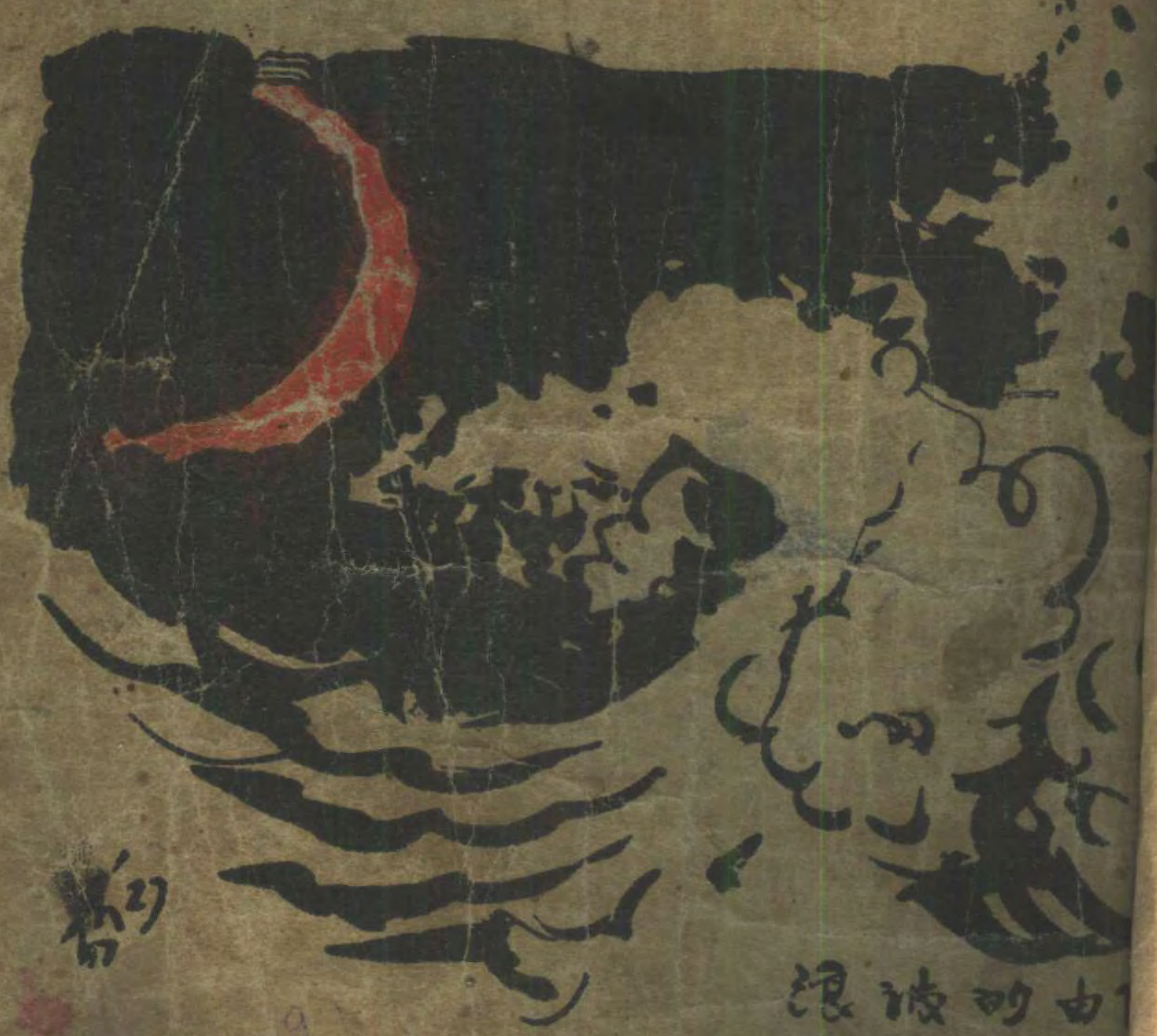
語，實際倒成了黑暗。這恐怕也是真的。改革的標語一定是較光明的；做這書中所收的幾篇文章的時代，改革者大概就很想普給一切人們以一律的光明。但他們被拷問，被幽禁，被流放，被殺戮了。要給，也不能。這已經都寫在賬上，一翻就明白。假使退絕革新，屠戮改革者的人物，改革後也就同浴改革的光明，那所處的倒是最穩妥的地位。然而已經都寫在賬上了，因此用血的方式，到後來便不同，先前似的時代在他們已纏過去。

中國是否會有平民的時代，自然無從斷定。然而，總之，平民總未必會捨命改革以後，倒給上等人安排魚翅席，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上等人從來就沒有給他們安排過雜合麵。只要翻翻這一本書，大略便明白別人的自由是怎樣掙來的前因，並且看看後果，即使將來地位失墜，也就不至於妄鳴不平，較之失意而學佛，切實得多了。所以，

我想，這幾篇文章在中國還是很有好處的。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風雨之夜，魯迅記於廈門。

Handwritten purple ink characters at the top of the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reference number.



Small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the lower-left corner,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Horizontal line of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the lower-right area, likely a title or a specific label.

Faint, large-scale handwritten characters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or a large signature.

爭自由的波浪

戈理基

陽光明媚，惠風和暢。海靜靜地在安息着，但仍是緩緩地有力地莊嚴地在盪漾。

我們的小舟，張着風帆，受着漾漾欲睡的波浪的搖盪，在光耀的波上，向前激進。——海連天碧，一望無際。遠遠裏辨得出一條巨隄的遺跡。我們向着堤邊鼓棹前進，不久便駛近了這破毀的枯欄的遺跡。波浪在翻倒的岩壩中搏鬥作戲，跳躍，喧噪，彷彿克服了一個被打倒的仇敵，克服了這石隄的遺跡，在表示無限歡喜似的。

「海是不愛受束縛的。」我的同伴，一個飽經風霜的舟子，說。
「這石隄被海衝壞已經很久了罷？」我說，想起自然之力在這里

作過的猛烈的戰鬪，我不覺受了感動。

「唔，是的；已經很久了，」我的同伴隨便地回答；「你難道沒有聽見過航海的人們所津津樂道的那個奇異的傳說麼？——海水與岩石的搏鬪，我講給你聽罷？」

「在往時波浪也像空中的飛鳥一般自由。他們的母親暴風將最美的歌曲唱給他們聽，含着無限快樂，和着他們作那天真爛熳的快活的遊戲。可是人，黑暗的惡意的暴主，看着這種喜悅和幸福，迎着艷陽的歡笑，越加光彩煥發，他就懷恨在心；他決意要掠奪海浪們最有價值的珍寶——他們的自由。」

他召集了他的黨羽，吩咐他們將山底裏最硬的岩石炸開沈入海底，一塊一塊地疊起。

起初，波浪們看着這場巨大的工作，懷着十分幼稚的希罕，他們跳踴作戲，想將他們那歡騰的生活的樂趣，分給這些呆笨的難親近的新客。他們圍着岩石跳舞；撫拍他們，跳躍，而且狂笑。但是這種好意，都歸無用；這些堅硬的冷心的岩石，冥頑如故。他們對於由衷的友誼的表情，反報以盛頷和沈默。他們的塊數，陸續地增加起來。

但是暴風和颶風，波浪的創造者，已有了她們備自己的見地；她們以輕蔑和懷疑的吹噓，接待着這些生客。她們預料有禍祟臨頭了。這時，岩壁已升到海面，還是繼續不斷地增高。不久不幸的波浪，驚惶無措地，瞪視着醜惡的岩壁——這岩壁，就在他們的眼前，從海底升了起來，許多反抗它的波浪，碰碎了頭，懷着無力的憤恨，莫可如何——破壞他們先前廣大的遊戲場，圍困了他們作為囚虜。

全海戰慄，而且震動了。「叛賊！叛賊！」可憐的波浪們驚惶地

喊着。他們的哀哭和悲號的應聲，直響到海洋最暗黑的深底裏。

「我們以朋友待他們，他們却以怨報德，殺害我們的同胞，剝奪我們往日的自由。」

暴風哀哭她那被殺和被監禁的子女，颶風義憤填膺，向岩石大聲喊道：

「唔，你們這些卑劣的奴才，凶惡暴主的下賤的工具；你們也曾做過自由的人的。怎麼你們甘犯這樣可惡的大罪？怎麼你們可以剝奪我那無辜的子女們最神聖的繼承權利？」

但岩石盛着額回答說：

「我們不再有自己的意志了。我們的主人吩咐我們偷竊，欺騙，掠奪和殺戮，我們便不能不服從；即使犧牲的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兄弟。」

你行不忠後

暴風和颶風滿心失望地奔了開去，到處傳揚這可驚的消息：「海被束縛了：他的光榮的自由，永遠毀壞了。」

全海受着惶恐，恐懼和屈辱，終於吞聲忍氣地靜下了。老的巨浪們沒入海中，躲在颶風的雷鳴般的聲音所傳不到的不可測度的深底裏。他們忍着悲苦，等着報復的日子。

小波浪懷着無力的憤怒，向着鐵一樣的牢壁衝去，帶着碎裂的泡沫，敗回海裏去了。不久全海變成死一樣的沈默。橫暴已經佔了勝利，達到目的了。造成生命的價值的一切——光明和自由——都被扼制了，殺滅了。再沒有天真爛漫的遊戲，沒有歌唱，沒有跳舞，沒有幸福。唉，太陽也將牠的含淚的眼，藏在悽慘的黑雲背後。

世紀更迭；橫暴和他的兩個寵臣，虛偽與黑暗，從此都做了海王，無數叛徒都被暴主流血壓服了，無數烈士，爲着神聖的自由，慘

牲了生命；索練一天緊如一天；桎梏一天重似一天。年月如駛，時代更新；後起的烈士們，鼓着百折不撓的勇氣，維持著那尚未被強人撲盡的一線光明和希望。

自由的日子已經宣布了。一般信徒，受了信仰與希望的熱狂，不顧危害和殺身，大膽宣傳著自由及公道的福音，啟發蒙昧，揭醒酣睡，使大衆預備，而且決心，從事最後的決鬥。

起初，巨浪的子孫們，對着這種反叛的熱誠，猶疑不敢決，深思地搖着他們那灰白的頭。

「我們還太弱哩。」他們回答；「岩石還要將我們壓服了。」幾個專使，同時被派去尋暴風和颶風，她們不在海裏，她們懷着失望和悲哀，久已投身在岩石的罅隙裏了。

波浪們的使者說：「我們來請你們一同去推倒那黝黑的岩山，去

援助我們，參加那快到的關係我們生死的戰鬪，將世傳的自由，還給海浪。將自信和勇氣，鼓勵那畏怯的大波浪們，讓我們同心協力，打倒暴主。我們已經立誓決定，與其爲惡人們的奴隸而生，不如爲自由而死。

暴風含着慈母的悲痛，細聽著這些不祥的話，想起她那可憐的子女們。十分傷心——海浪在暴主的威力之下，他們怎麼忍受得住？現在什麼在等着他們呢？或者只有死滅的一途罷。

但颶風聽着使者的話，覺得非常高興。他的脈息，像在年青和自由的時候那樣的跳動起來，他覺得報仇的日子近了。

於是雷公作起隆隆的聲音，橫貫全海。「咱們來罷，咱們來罷！解放的時候到了。快從海底起來，巨力的波浪。我願做你們的領袖，今天我們非將全海的鐵鍊打破不可。」

Li Z. Wang

這話像一口警鐘似的有力量。海裏所有的波浪，都掀了起來，合作一起，攻擊那可惡的壓迫者；全身披掛，從各方面衝擊著岩壁。

黑暗和威嚇的夜，覆住了全海；煤一樣的黑雲，掛在天邊，一刻不寧地像是等候著這場正要開始的可怕的武劇。

最小的波浪們，滿腔沸著戰慾，是最先上場。暴風和颶風追蹤而進。「向前呵，孩兒們！」颶風狂喊說。波浪們口裏喊着「非戰勝即死亡」的戰號，向着暴主底黑沈沈的圍城衝去。

戰爭開始了！

第一次猛攻，可以看出岩石微微地一動。波浪們赤着胸膛，拚命攻擊，岩石的脚，已染紅了死傷者的血。

暴風哀號着：

「做娘的眼看着孩兒們死亡，好不傷心呵！在我們得著勝利，奪

得自由之前，你們還須犧牲許多許多生命呢！」

全海沸怒了。壯健的勇猛的不怕死的「生力軍」填入了死傷者的隊伍。鼓著勇氣，向岩頂衝去，崩裂，破散，而且被擊退了；但他們立刻又反攻，好像這一場惡戰，是平常的遊戲，不是生死關頭的劇圖。

但漆黑的岩壁，仍舊屹立不動；不，他對於波浪們的盛怒，似乎毫不介意。第一次攻打失敗了。

全海震怒了，颶風命年青的波浪讓開一條路，讓海底的巨浪前進。

野獅般的巨大猙獰的老波浪，來援助他們的小同胞了。他們威猛地搖着雪白的頭，夾着雷樣的吼聲，直向「不共戴天」的敵人衝去。

天開始破曉了，夜裏的恐怖還沒有過去。

巨浪用着雪山崩壓的猛勢，和抵擋不住的旋風力，奮身直撲那不

流涕

可制勝的岩石，現在岩壁連根震撼了。但仍是屹立不倒，依舊對着戰勝的敵人嘲笑挑戰。

他們的主人，狠心的暴主，見了波浪的第一次失敗，抱着惡魔般的快樂，以為這次勝利又要歸他了；但看見了巨浪們的可怕的猛攻，不覺有點害怕。當他的石築圍城——本來是虛偽，黑暗，橫暴的打不倒的堡壘——搖動的時候，他着急了，覺得報復的時候到了，上天的懲罰快臨身了。如果現在他交還被壓迫者以自由，可以倖免那等着他的不能違抗的劫運，他是何等願意呢。但是現在已經太遲了；他違反了公道及人道的常律，犯了不可計數的罪惡，是必須清償的；烈士們，為自由而受苦和殺身的烈士們，他們的仇是非報不可的，只有他及帮他執行殺戮的囚人之覆滅，方足以消除百世的積恨。正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巨浪圍攻岩壁起了一番凶惡的喧噪之後，接着是幾分鐘可怕的沈默。

海浪向後却退，彷彿在集合他們的無量大力，作最後的攻擊。宇宙界一切生物，抱着焦切的希望，在一邊旁觀，打著寒顫在瞧着按時漲落的波浪，慢慢地不屈地，湧近那戰慄的岩壁。

過了幾秒鐘，這傲然矗立的暴主的長城推倒了，傾覆了，永遠埋藏在大洋的底裏了。海水恢復了他們的自由。

我聽了這故事，它的寓意，熱灼灼地刻在我的心眼前，我呆呆地，良久守着深沈的沈默。我懷着熱愛，不，虔誠的敬心，凝視那圍繞我們的小舟在蕩漾的波浪，他們興高采烈地在承受那五月的陽光的撫摩。

岸上那一座烟霧蒸騰的污城裏的噪聲襲入我的耳朵：牢獄裏的想
笑和哀呼的合奏，鐵鍊的憂憂聲，鞭撻聲，野獸的哀號聲……

從解放的大海裏，喊來一種呼聲：「可憐的人的奴隸呵，什麼時
候，自由的日子，爲你們放出曙光來呢？」

大 心

但 彙 珂

看護婦佛雪里 (Sister vasilieva) 生着一張平凡的臉帶著憔悴的病容；一顆小頭，支在瘦細的頸上；一個弱陷的胸膛；兩隻尖突的肩頭；一個臃腫醜惡的背；行動如此搖搖不穩，她自己似乎亦不能確定，會不會走過一間房子：——兩隻弱小的手，剝傷的可怕，手上的筋脈，歷歷可數，那手指不消說祇是皮和骨了；一個灰白的細鼻下面，生着兩片無絲毫血氣的嘴唇：——這些之外，却加上一雙深陷而閃光的灰色大眼！怎樣的奇怪呵！——一雙婦人的眼睛，熱灼地閃爍着精力，康健，和生活的樂趣，生在這死屍般的面貌上！兩片嘴唇，

從不曾受過微笑的欠勳，一對面頰，永不會見過羞赧的紅漲；——但有一種閃視，時而盎然表示著喜悅，時而動了慈心，盎然含淚，却時常閃射出一種驚奇的光芒，使心神最健的人，目眩而氣奪。

好一個奇怪的女人呵！我們凝視着看護婦佛雪里的蒼白的臉，便常以為她的精力已經全然枯竭——唉！想她真要昏去，就死在我們底眼前了。她聲息全無，整個兒都顯着死的僵硬——但是，忽然像是她答覆自己所問的精神問題似的，她的眼簾突然張開，發出一種閃視，因為這種閃視，我們便稱她為「悲苦之后」。是的，那個瘦小的身子，那兩隻露骨的瘦手，那種不漂亮的形相，和她的「皇后」的眼，確乎太不相稱，那兩隻眼中，映射出她的真「我」來——一個受了蠢惑的札里雅（Zarya），被惡意的妒嫉的權力所陷害，成了乞丐的模樣，被人憎惡而唾棄了的。

她沉著的呼吸緩急無定，似乎使她極受苦痛。真的，我看她彷彿在困難地吸取著斯拉丁那（一）周圍的山邱和平原上的新鮮香氣似的。斯拉丁那便是羅曼（Roumanian）一個風景很好的小鎮，在那邊，我第一次和她會面。

「佛雪里姊你似乎患了胸膛虛弱，很苦。」

「不，這不過暫時的，並不利害，有時夜裏，我覺得呼吸困難……但我的病還在心裏呢。」

「在心裏？」

「是的，你別見笑。你瞧，我的心太大了；當它劇烈地跳動的時候，我的肺似乎擠得緊緊的，我的心將它們壓向胸膜上去的樣子。」

她的心實在大；這樣的大如果那圍繞着她寸步不離的死之苦痛，即使展開了它們的可怕的威力，它們也將在這蒼白瘦弱的女子的心

裏，找到了盤旋的餘地。這女子，在這一種劇烈的戰鬥中，在我們眼裏一天比一天地變成了從鬼神世界裏出來的虛影了。

「你相信這話麼？」她說下去；「當我沒有事幹或沒有事煩擾我的時候，我纔真覺得累而不舒服起來。」

「我不明白……」

「當傷兵成羣的送到我們這裏來，我的手晝夜不得休息的時候；當我疲乏得支持不住，而在兩點鐘的睡覺以後，還須重興再幹的時候；——那時候，我纔覺得清爽，強健——差不多快樂了。可是當那病榻空虛着，我們無目的地閑遊，無事可幹的時候，我的胸膛緊迫起來，呼吸也困難起來，我的頭兒昏重，我的四肢疼痛了……你瞧，我是怎樣的一個奇怪東西呵。」

「你應該多到這里來幾回，稍作消遣，保持你自己康健要緊。你

看那邊……好一幅美麗的圖畫呢！

我們立在一座青山的崖上，無數斯拉丁那城內的雅美的小屋和別墅，叢集在山下的谷裏，那光亮的包鐵皮的屋頂，在太陽光中，發出銀色的光芒。一座白色的鐘樓，高出全鎮，從鐘樓的隙孔處，我們隱約地望見一口灰暗的大黑鐘。教堂近處，幾株龐大的白楊，奮力向上，好像要超過那座鐘樓似的，既又感着它們的微弱，不能達到這個志願，於是憤怒地搖着它們那碧綠的頭盔。一道白石橋，跨在一條奔流的起泡的河上，形成了一張傲岸的巨弓。橋上有兩匹馬，拉着一輛馬車，望去好像是蠕行的小蟲。在街上，望見有許多更小的蟲豸——往來爬行的螞蟻——這就是人們。放眼遠眺，在土耳其的一邊，顯着許多幾乎看不清楚的高山的黑影。黑雲向着天邊聚集，分明祇等着那閃爍的燒灼的和依然崇高的太陽西沈，它們就來將這可愛的全部風景包

擁在它們那清涼的夜的懷抱裏。

「這風景不是很美麼？」

「怎麼……很美？」佛雪里看護婦對我發疑問樣的看着。

「什麼……你不好賞鑒自然的美景麼？」

「不，我當然知道這風景是很美的。誰都這樣說，但是我個人可不了解。自然，這風景是很美很奇麗。我生的地方去此很遠，在契索維亞 (Chisovaya) 相近的烏拉耳 (Ural)。那里的山可不同；赤露的石，和從山頂直達山脚河邊的幾條風吹雨淋變成白色的山路。先前，還有人說它是美的，可是沒有人能夠說出美在那裏。那時候，我是一個女孩，一天到晚作工，不知道什麼是休息，什麼是自由。我出身微賤，家裏很窮，我是在憂愁窮苦中長大起來的——如果我受過一點教育——可是絕對沒有這樣的機會——我敢說，我也能夠領略美景呢。」

唉，是的！這許是個可愛的地方——但在有些人看去，却是不幸的東西，——」

「怎麼樣……不幸的？」我插口說，覺得動了我的興趣。

「好，你瞧，把受傷的人，送給我們，經過的是平泰的荒野，他們受的苦要比較少點；但將他們運送到這里來的時候，他們便震得苦極了。綁帶鬆解了，創口重新破裂了，血成流地湧出了。到處是哀哭及呻吟，有些死了，不死的挨凶惡的苦痛。腐肉潰爛起來。唉，我還記得一個不幸的年青兵士——這苦命人有一妻一子在俄羅斯家裏——對我說：「如果他們不把我送到這里來，我的腿還不至於要割去。像我這樣的殘廢，一個殘廢的動物，什麼都不配幹了，不曉得要變成怎樣的一個人呢。」他的流淚，他的絕望。好，這地方許是美的——但也滿裝着災苦在上面。」

「你說，你是在烏拉耳生的麼？」

「是的，我的父母是農奴。我十九歲纔能念書寫字。我父親在太基拉（Tarsila）一個銅礦裏作工。但我想，那是不能使你發生興趣的，來，我們散步罷。」

「不，請你說下去罷。」

「老實說，有時我的確願意談談我的過去生涯，但一個人沒有將於人無關的閒話去絮聒別人的權利的。」

我將佛雪星看護婦說服，說是聽的故事實在很使我發生興趣。

「你歡喜聽，那麼，我講給你聽罷。我們全家不得已從契素維亞（一條從烏拉耳流出的小河，和燈瑪（Kama）接連，去沛倫（Perin）不遠。）搬到太基拉。（太基拉礦在烏拉耳山東坡上。）我父親原是一個造船匠，很過得去的。我們有一所好屋，快活過日子，有一天，從

太基拉的「局」裏來了一封信，命令我們搬到那邊去。我們的屋，被奪去充了公。我父親被釘了鐵鍊，我記不起是爲什麼緣故。我祇記得太基拉的鑛務監督，是一個凶悍不良之徒，他用強力，將我們挪去，將我父親拖進了「局」去。我不知道進了局做什麼，但我的父親，從前本是一個明白的好人，此後就喝起酒來，在家裏，對我們的舉動也不好了。我們從前永沒有聽過他一點粗聲。據說是他在「局」裏受虐待，被鞭笞。以後那監督判他在礦穴裏工作。」

「或者他什麼地方犯了罪也說不定？」

「他沒有什麼事情做錯；充其量，也不過沒有一接到命令就立刻到局罷了。太基拉的礦穴呵！怎樣的一種可怕的塗抹不去的印象，永留在我心裏呢！我那可憐的母親，不久生了病，我也害了病還得每天送飯到礦穴裏給我父親喫。一個深洞，狹而且陡，好像一道牆壁；山

裏面，有許多梯埠，梯埠之間，是長的步檔，朽腐，潮濕，和泥滑。從礦穴的口走下去，數尋之深，還能辨出日光，再下去則黑漆一團不辨東西了。我一手緊握着扶梯，一手提着飯籃。開始走下去。忽然我的手握不住圓滑的梯柱，我震搖了，險些兒跌了下去，趕緊握住梯子，將身子回復了平衡，我竭力擎住飯籃，不使它拋失在深黑的穴裏。我以為已走到第二個梯埠了，用腳試探着。我的心含着悲痛在撞擊，從礦穴的壁裏接續不斷地流出來的水滴，和這撞擊聲同聲的應着。再走下去，小股的泉水從山中湧出，冰冷的水滴，濺到我的面上和頸上。四周是墓地似的黑。我終於立在一級梯上冒險透一透氣，雖然泥滑的薄板，不容我稍微動彈。兩隻手，又小心摸索第二級梯子；繼續冒着險走下去，同樣的危險又來了。到後來，我覺得脚下有一個水窪，我便知道我終於走到目的地，已是礦穴的底了。左手面可以看得見幾個

小穴，我就在其中的一個裏去找我的父親。」

「我謝上帝使我脫了危險，我熱誠地禱告聖母。唉，我在那裏面真學會了禱告！先前我是不常作禱告的……你知道。」——佛雪里看護婦的面色，轉變得非常灰白，她的眼睛，格外張大，格外光亮了。——「有一次，我遇着一樁奇蹟。我看你是不相信的，祇有我自己的微弱的話可以證明它的真實……但是究竟是一樁奇蹟；我一息僅存我要相信它，並且敬謝上天的救我。我所遇着的奇蹟，如下面所說的：

「有一天，我照常走下礦穴去；可是我的氣力已經乏竭了。你要知道我和母親已經爲工頭的妻做了一長夜的工。走到半扶梯，我忽然覺得四肢支撐不住。恐慌中，向下凝視着那深潭，似乎停一刻便是我的葬身之所了……聖母可憐我！我瞧見了什麼？一朵光彩的雲裏，

她立着，在我的面前，和藹並且慈愛地，兩臂抱着小耶穌。我即覺得有一股新的蓬勃的精力，鑽入我全身，我便獲救了！但幻景已消失了，從山裏滴下的冰樣的冷水，將我喚回，去幹世間的事。」

「呵，那個可怕的礦穴！許多迂曲的長路，煤般的黑，偶然閃爍着一盞弱小的閃搖的燈光，照出許多活的動物在這山底腹裏敲槌工作著。那時候，你的耳朵忽然受着沈重的震擊，使你想起戰爭時大噸的轟擊。走近去，你就在一羣微笑着的礦工隊裏了，他們希望你過一個快活的好日子，如同他們有趣地守着那些新被擊碎的岩片一樣。可是我想到了有些事情，要請你解釋解釋……」

「解釋？……什麼？」

「怎樣會有這樣的形態，便是同是這幾個人在地上從不向天真的親愛的小孩開一回笑面，而在礦穴裏遇見他們，他們便和受刑禮了。」

這和粗魯的舟子，遠撤了室家故舊，在海裏，風浪相搏擊，一看到親人便親愛了，其情形不是正相同麼？」

佛雪里看護婦不等我回答，便說下去道：

「但我知道，我太絮聒你了。我知道你聽着我這種單純的荒誕的話，不過出於禮貌罷了。……」

我亂以他語，安定她的心，過了幾秒鐘的沉默，她又繼續說：「這樣我們住了三年。有一天，我已深入礦穴在扶梯上，聽到深底處一陣遲鈍的噪聲。我向礦穴的底面細聽，似乎聽得工人們聚在一個大桶旁邊，這桶內便是裝礦石從滑車上舉起的，繫在桶上的那條堅實笨重的索練正在搖動着，和我站着的扶梯十分接近。索練憂憂作響，桶慢慢升了起來。幾秒鐘後，桶從我身邊經過，我覺得一隻冰冷的手摸一摸我的面。我大喚一聲……桶裏有人……是活的呢，還

是死的？我受着驚恐和悲痛心神錯亂着，火速地跑下末後的梯級，剎那間，站在工人隊裏了，他們瞪目結舌；對我愁苦地看着。「我父親在那里？」我問，……有一個工人答說，「他不在這里；他已上去了……你將找着他，或者……在局裏。」我頓覺驚異，疑惑，平常我父親，那個時候是永不離開礦穴的。但另一個工人握住我的手，領我到旁邊去說：「剛纔你聽到的話是真的……你父親在上面局裏了，膽大點，小孩子！」

一霎時，我都明白了，我覺得心碎了。

「在上面局裏」我找着我父親——壓拆了，死了！

他碎着頭躺在那邊——我從他的兩隻眼裏，瞧見了很親愛而有生氣的最後一瞬，有一回，我以爲那……可是不；是一個大的污蒼蠅，在他的一隻張開的眼上爬動，他的一張僵硬的臉上，一點沒有變動。

我絕望了；他是死的了，無可挽救了，我永不會再聽見他的聲音了。」

佛雪里看護婦沈默了，但過了幾秒鐘，又說下去：——

「我有一種永遠不能放棄的設想，但這是極奇怪極荒唐的……」
「是什麼呢？」

「呵！就是我父親運上去，經過我身旁的時候，從桶邊上伸出手來摸我，算是和我永訣。唉，是的，我知道這一種設想是荒謬的，而且也是……可是這種種思量這樣的使我痛苦，我不能……後來局裏的畜生們也動了憐矜之心，應許我們搬回沛倫去……此後我的情形如何，請你恕我不再絮述罷。」

我看到佛雪里看護婦苦惱的面色和她的激動的情緒，自然不堅持要她再說了。她的兩眼充滿了淚。我纔疑心，在這女子的過去生涯裏，必定有些神秘而可怕的事情，她忍受着一種悲哀，是不能消解也

不能對朋友說的。她舉眼向蔚藍的無雲的青天含怨地一望，又說道：「我死了的父親許能伸出手來和我訣別，却不能保護我，爲我防禦生命的危險。」

正是那個時刻，一羣的白鴿，從鐘樓頂上牠們的安樂窩裏飛出來。我自己想，有什麼事騷擾牠們呢；這個默而不響的問題，立刻就有了回答。一種遲鈍的沈重的鐘聲，傳到我們站着的小山上來了。一聲緊如一聲地按律擊出。我們望見這一口黑漆大鐘，在白的牆洞中，一往一來地在震搖，彷彿有意藉着它的震響，要將那聚在鐘樓腳下的許多彩色小屋壓碎似的。沈重的金屬聲浪，從屋頂和牆上回響出來，傳入開着的窗內，將它們的喧響，填滿了狹的靜寂的街衢，和那粗石砌成的橋上面的「轆轤」的車馬聲相混。一路輕激的疾風，拂着濃密的青綠的白楊樹，却不能將它們那嬌嫩悅目的頂盔吹曲。一條小河，

沿着它的硬狹的石牀，勇猛地狂奔流，那激越的吵聲，現在却被鐘的有力的聲音淹沒了。這口大黑鐘，震搖的更大膽更利害了，在它的響聲裏，夾着狂放，憂急和警告的聲音，似乎在用盡它的肺力，召喚人類。

那羣白鴿，鼓翼捫天，經那落日的殘光映照，發出較亮的光芒，張眼緊跟着牠們那大膽和美妙的飛翔的圓徑望着，令人目眩。

「有許多鴿子呢。」佛雪里看護婦忽然從陰沈的幻想中清醒過來，請訥地說。

「我看你今天很倦了，累了；你還不肯自己保重休息一下，却做着三個人的工作。」

「你錯了；我一點不疲倦。我剛纔說過，祇當我沒有事做和不能盡勞的時候，我便生病了，苦惱了。」

我不禁爲之驚異。這樣的意志力，這樣的一種自制力，我實在理解不得。

「意志力，自制力？……我不明白你說的是什麼意思。我的職務是很簡單的，你知道，我很像一個道姑；實在，有一次，我曾經打算進庵堂去，可是她們不肯收留我。」

「是什麼理由呢？」

「我向庵主懺悔，告訴她一切，求她超拔我，但那庵主沒有慈悲心。『你是不適合我們的，』她直捷地說。」

「『如果你是有錢的話，多送些敬禮給庵堂，你的罪孽就可以得到赦免，像這樣那可辦不到。』我跪倒在她的脚下，說情願給她做最粗鄙最下賤的職務，她却用脚尖踢我的額，冷聲說：『你沒有聽見我的話嗎？走你的路去；我們這裏有的是不中用的道姑。』這亦算是

「基督教麼？」

「你是什麼意思？」

「唉，我不過說，那庵主的回話，有點不大像我們救主的話，救主說，「你們受盡了苦難，困累的人，都到我這里來，我調養你們，使你們心神回復。」那個庵主祇要金錢罷了。正在這時候，我嫌惡修道生涯，恰好戰爭爆發了。我便被僱……。」

「你怎麼從沛倫到這里來的呢？」

「有一個商人給我一點必需的川資。有一天，一個醉漢走進我與阿姊同住的屋裏來，將許多盧布拋在桌上。說：「嘻，女孩們，這種時候，是坐在家裏談天的時候麼……？出去，幹戰事去！……有錢在這里。」我收起盧布，第二天，去訪這給錢的人，「你決意將這筆錢拋棄了麼？你將錢給我是懷好心麼？或者你現在懊悔了罷？」「什

麼？……懊悔？我飲了幾杯酒的時候，方會糊塗，時常用上等濃酒洗馬。不，告訴你罷，收着這些票子罷，快到看護婦那邊去。拿我的錢做事去！」他說着，叫我跪下……」

「叫你跪下……」

「是的；他說他是我的恩人，所以我應該跪下道謝的。唉，我依他的話，一聲不響，爲着這麼大而且神聖的事，我絕不悔恨這點微小的犧牲。於是他將錢給我了。」

「不久我做了看護婦。初去的時候，我常常難過，因爲和我同事的許多看護婦，都出身於富貴之家；我走進她們隊裏，好比是一隻輕賤的「醜小鴨」。現在呢，自然嘍，這種情形改變了，我說不盡她們的和善。但在那時候，她們對我沒有一句和愛的話，便是一句冷淡的問候話也沒有。我告訴你這些事，你不要以爲我向你訴苦。我沒有絲

毫可以訴苦的權利。而且，我和她們比起來；我所犧牲的算得什麼？爲了國家，她們放棄了一切財富，放棄了能夠給予她們的人世間的快樂，我呢，可是，唉，那時我想不到那些，我度了許多怨苦的時光。後來我真正知道了卑屈，化除了各種邪惡的妒嫉的思想，一心一意，看護傷兵，受傷和退伍的好漢們，他們的熱烈的感激和親愛，爲我的勞苦和犧牲，已給予我一千倍的賠償了。」

「兵士們——唉，他們愛你，崇拜你！」

「這般人怎樣的好呵！上帝保佑他們！當他們快死和說不成話的時候，大家親切地瞧着我，在那一瞬中，我看見他們整個的靈魂了。他們犧牲了生命，捐棄了一切——想到這些，他們一點不怕。他們忍受了一切，沒有一句怨言！你知道罷，這班生病和受傷的人，在這里是受怎樣的一種調護。什麼都缺乏：適當的食物，避風雨和寒冷的障

蔽，——唉，他們因為沒有繃帶，時常不得好好地包紮。但是他們不說一句怨語，不作一聲呻吟。在我沒聽到他們的「你真好；我的小朋友，你真是一個看護婦！」以前，我真不能安坐在他們的病榻旁邊。你相信麼？他們給上帝做最後的祈禱，不是為的他們自己，還為的我們呢。」

「你也看護生病的軍官麼？」

「不，我覺得和他們混着，不甚適宜，而且那可憐的兵士，更多需要我的地方。我為他們寫信，為他們念信，有時，我在他們的信裏，添上一些趣話，你沒聽見他們，聽到他們，怎樣的高興，像戲玩的小孩似的嬉笑。但他們又時常顧惜我們，想着我們的安閒與康健。「親愛的大姊，睡去罷，記着，如果你害了病，我們都精了。」的確，沒有我們看護，他們早已一命歸陰了。」

「好，但那邊的醫生幹什麼呢……？」

「這醫生真是一個男子漢，在他的眼中，科學比不幸的病人還重視得多。他不了解憐恤的一視和溫和的一問，加惠於病人，比宇宙間的一切丸藥，還有力量。從很遠的家鄉來的親人們的一封信，一種簡單的問候，或一朵花，會有出奇的效力。熱退了，睡覺也安寧了，精力回復了；他的枕邊坐着看護婦，忠心的看護婦，在快慰而且希望着。終於病好了，直到那別離之苦。唉，上帝保佑那些兵士們，那些純粹的動物，我們常會了解他們，愛他們……」

這時，太陽已沈到青紫的山峯背後去了，淡黃色的光線，在一片無雲的天上流連。

小鎮包在夜景之中。屋頂上射出的銀色光芒，已經逝去，只有從鐘樓上的十字架上發出幾道陽光，在閃耀着最後的作別。狹小的街

道上，布滿了薄暮的景象，街外的平原上，浮着羣花的香氣，平原深處，小河奏着更高的聲音。

「謝上帝，給我們這休息的時間，現在且回去做事去罷。再會！我要牢記着你的和愛與同情。此刻我心中覺得非常和諧，非常平靜。多謝你！」

佛雪里看護婦搖搖欲倒地走下山去，這種步態和形相，是她特有的。她在遠處望我，彷彿是一個瘦小的未長成的女孩。她轉身過來，又向我點頭微笑，和我作別，那個當兒，我看她又是個長成的小女人了，勇敢強健，擔負神聖的職務，擴張着兩隻奇異的有精力的深陷的眼看我，將我包裹在一團輝光裏了。我又回憶起那蒼白的面頰，那緊縮的胸膛，瘦小的項頸，我想：「你活在世上還有多久？再將扶助你，使你增加精力麼——聖母，她曾於危險萬分的瞬間中，救出你的

性命，當你還是天真的小孩子，以熱誠的祈禱，向她求救的時候？聖母救我！不過幾句單純的話，但是誰知道呢？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呵！而且，這個出衆的女人，不是常戰勝虛弱，疾病，和死亡麼，當最壯健的男子有時也不免失敗或屈服的時候？」

天漸漸地黑來；星一顆顆地出現；月亮開始在斯拉丁那城內的白屋頂上射出清白的的光芒；微風在小山背後颼颼地吹，在一簇白楊樹裏，唱著嬌嬌的歌聲，吻去了花枝上純潔的眼淚似的晚露，——我立在那邊細想那個小女人，生着那一張平凡的臉和那顆大心，那顆大心似乎不但喫足了全世界的一切苦難，便是求人願撫的一花一草，它也要為牠們顛躍的。

潑里夫納 (Plevna) 的戰爭開始了！斯契激加 (Schipka) 的大礮從尼古拉山 (Nicholas Hill) 上轟出。這時距我聽過關於佛雪里看護婦的消息已好久，我漸漸地忘記她了。我的許多親愛的朋友，已經長眠在勃爾加里亞 (Bulgaria) 的熱血浸透的泥土裏了。戰鬥似乎沒有了結，每日每時，要有新的犧牲。新的暗淡的書頁，接續不斷地增加死亡者的悲慘的記載。在短時的狂熱和勝利的確信之後，接着的是喪心，懷疑，和失望。自利，怨恨，和卑怯，開始搔起它們那醜惡的頭來。最強健的人們，無力地垂著雙臂；最自信的話語，都沉默了。

勝利的軍報和攻入君士但丁 (Constantinople) 的預言，已繼之以「離開這里！回轉去，渡過唐牛勃 (Danube) 河」的呼聲。詩人，理想家，和誇報戰爭的，都不見了，將地位讓給了土鼠，讓他們在地裏，一步一步地鑽挖和潛行，身子藏在護溝後面。現在戰事已漸趨於劇烈，呈

出種種可怕的景象來。哨兵浸沒在無底的泥土裏；日夜淋着雨；陣上的損失，不但由於敵人的砲火，也因為沒有充足的糧食，及衛生上的設備不同；加上一種叛逆的險惡的蔓延的熱病，不肯饒恕一人。新聞紙上的凱旋歌都換作了喪葬的哀辭，生病和受傷的詳表，念起來，都很容易明晰的威嚇，昨日光輝的希望和幾乎可歌的激越的歡忭，都埋在露營的暗處和病院的臭氣中了。是的，萬事萬物，似乎都防備淪亡——佛雪里看護婦在那里呢？營地和壕溝裏的日子實在可怕。幾星期來，我們沒有見過一塊蔚藍的青天。濃黑的雲，由北往南，慢慢地溜過，像一種怪異可怕的兩棲動物，不斷地前進，在大山和小山頂上，留下它們那怪異可憎的泥濘殘物。冰般的烟霧，從山谷爬上高原，緊圍着軍壘，遠望去好像是無數戰艦，環列在海洋的中間。

幾回無月的長夜，一片無月的天空！脚下是可怕的泥塵，頭上淋

着不絕的雨。大風本身，似乎是極兇悍可怕，受夠了綿綿的淫雨，顛狂似的直向可憐的帳篷和野營裏的微弱之火撲去，從鄰近的戰場裏，帶來一種難堪的腐屍的臭氣，這臭氣，切實地幫助著它的同盟，飢餓的熱病，闖進病院來收拾病人。一所泥屋，珍若皇宮；一塊過夜的燥地，是過分的幸運。今天惡劣如昨天，明天又如同今天。有的喝着充滿了傳染病的水；有的喫死牛肉充飢。路上躺着成堆的倒斃的馬，都被吞喫了。赤露的戰場上，成萬的烏鴉，縱宴高會，克守牠們那閑雅的儀態，慶祝人的凶殘和瘋狂；一羣無主餓狗，在散陳着的血肉糝糊的屍身中間，延頸覓食。

有一天早晨，我們爬出我們的土鼠洞來，一望向那凶惡的黑暗的天空。難道我們竟辨不出一道閃光麼——一道微小的有希望的青天的陽光麼？沒有！永遠是同樣的恐怖的景色：神密的黑色，恫脅的雲，

它們似乎要保存著這可怕的形相，將我們僅存的那一點希望和確信，都給嚇了開去。呵，太陽，太陽，生命和希望的溫暖與蘇活的給予者！是否我們在這下面所呈現的景象，竟這樣可怕，以致於使你藏了面孔，不忍一看我們這些可憐的人麼？現在我很能體會那些英雄們的苦楚了，他們秉着科學和人文的興趣，在永遠的夜裏，到北極的冰地去探險。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的頭上還有星在閃爍，北極光，在照耀，月亮在海洋上和荒涼的冰地上，射著溫和的光芒。我們這里則天空罩著的漆黑，包覆着一切災害和死亡的恐怖。

剛纔我描述過的這種日子的一天，在醫院裏和傷寒病爭鬥過來的幾個傷兵，出人意外地得免於死竟回到營裏來了。不消說有許多人圍着，問他們關於朋友們的種種消息。他們永是同樣呆板地回答；「死了，」——送回俄羅斯去了，」等等的話。有時候，說的詳細點，就

是，「死在軍醫的刀下的，」送往醫院去的時候，受不了劇烈地震搖，死在馬車裏的，（原譯者註：Alba，東方常用的兩輪馬車，和草車一樣）……「病院裏的空氣，非常惡毒，一經中毒往往不救。有一個醫生，因絕望而自殺了；另一個醫生，曾勇敢地想努力打倒這種悲慘的情境，也倒在陣內，飲彈死了。」

只有看護婦們還沒有失却精力和勇氣，只有她們依舊能夠做事，看護及撫慰；只有她們——到這故事終了的時候止——還時時知道怎樣從死神手裏奪下一個兩個來。

這不是奇怪麼？我只記得佛雪里看護婦的名字了；可是那寥寥數語儘够使我憶起她的形像來。那兩隻深陷的碧綠的大眼現在瞧著那里？她還歷經困難，依舊掙扎著，生存在這地獄裏麼？在這地獄裏，無數強健的人們，都已精疲力竭了？不；一定不，那兩隻瘦小的不停

的手，大概已在一口粗黑的棺材裏，交錯著放在她的胸上了。她走進了恐怖的大陸裏去了。那顆大心，不再爲人類的苦難而跳擊了，已在一個比較有幸福的國度裏，找着了平和。這種平和，是這地球上的國家所不知道的。

我猶疑了良久，不敢探問關於她的情形，恐怕聽到確實的消息，使我不能懷疑的事實更加以證明。後來我用一種漫不經心的語音問道：

「你們有誰知道佛雪里看護婦麼？」

「佛雪里看護婦——上帝的安琪兒，博愛的殉道者……誰不知道她？」——少年軍官說着這些話，臉上發亮，帶着這樣一種感激的熱誠，使我們那暗冷的蔽身的地穴，忽然光明起來，溫暖起來了。

「她已死的好久了麼？」

「誰？」

「自然是佛雪里看護婦呵。」

「佛雪里看護婦死了？誰說她死了？請說個明白。」問我的人朝我
看着，非常驚異和憂慮的樣子。

「她真的活着麼？」

「她活着，昨天，我還和她談話的。好一個奇怪的人兒呵！她的精力和責任心，彷彿不知乏竭，和她掙扎著的苦難，一樣的增加著。她看去很可憐似的；人們將以爲一陣微風便能將她吹去了。可是，當別的看護婦們過於疲乏，倒在地上的時候，她却依舊無恙，準備著與苦難死亡，重新搏鬥。她的許多同伴，已被熱病奪去了生命。他們從軍醫隊 (Army medical Corps) 送來許多兵士，代替看護婦之用——他們都是強健的男子，可是和佛雪里比起來，却都不與了。究竟她在什麼時候休息，她的精力從何而來，這些問題，實在使我們難以索解。」

於是他們講起她的故事來，我聽着這些故事，想見這位女英雄比從前更偉大更光明了。

有一回，一個貴族出身的傷兵，送到病院裏來了。他是個軍官，在某團裏代理過軍需官。有一天，他被定了侵吞公款的罪名，革職懲罰。黜革以後，他所有的故舊朋友都嫌避他，兵士們也不認他爲弟兄了。後來戰事起了。冒險衝鋒他是第一，鳴號退陣，他是最後，時常獨個人——昏黑地，悲苦地——不尋什麼人和什麼東西，祇尋着——死。他的胸中，有一個創傷，比土耳其兵士的槍彈的刺傷還利害的多。他的年青的未婚妻，不顧一切，依舊愛他，寄給他一封一封的信；但他都原封退還。」

「你爲什麼如此？」他的團裏的司令官問。

「因爲我不配。」

「但是她愛你，你要知道……」

「沒有一個人能愛我……沒有一個人應該愛我呵。」

後來人們當他完全是個瘋子了。

無緣無故，他冒著彈雨，但彈子似乎都避著他。

「他在尋死！」兵士們說，「那是很明白的，你們要知道；他不想再活了。」

凡遇徵求敢死軍擔任危險的時候，他必首先報名。他屢次突過土耳其陣線，回營來沒有受一點傷。我們的壕溝又向敵人的陣線迫近四十步。他跑上壁壘，坐在壁壘上，悠然地搖着兩腿，土耳其兵非常驚異地瞧着他，隨後向他放了一排鎗。他跌倒了，將他撿起的時候，他第一回的微笑了一笑。

他說：「現在終於有兩粒彈在這里了，……那是我的了。」他的

精力的復原，是很可驚異的。他被送到病院去，坐在一輛異常震搖的車內，經過最可怕的路；但他既不歎息，也不呻吟。醫生來了。

『我求你直捷告訴我，——我在什麼時候死呢？』

『兩星期內。』

『謝謝你。』

又從未婚妻處來了一封信。這次他收閱了。

『臨死的人是有特權的。』他說，『而我正在死去。』

佛雪里有時走過，看見這兵士在哭。她坐在他的床邊，手按著他的額。你知道，她是那惟一的人，這被貶黜的兵士曾對她訴過心中的痛苦。佛雪里忍不住流淚了，從那時起，她專做他的看護婦了。

『你爲什麼這樣白費神？』醫生說。『他是真的無可挽救了。』

『誰死誰活，祇有上帝纔能判定。』

「這里有許多別的人呢，你要知道。爲什麼只理這一個人？」
「因爲他是最不幸的人。其餘的人，不過肉體上受苦痛，這人的病却在心裏；他的苦痛的心靈，需要同情和安慰。」

有一個少年軍官對佛雪里說：

「你不知道他是一個賊麼？」

她的面色轉白，說話的聲音發顫道：

「你……你……你說他是……你知道什麼。你像我這樣已經體察過他的極深惡的隱情了麼？你像我這樣已經賙過他的苦惱，他的眼淚，和他的懊悔了麼？他怎樣的尋死，想解脫這種苦到不可忍受的生活呵？我告訴你……他不是賊，不是犯人；是一個不幸的人，須別人的救助和安慰的。你是什麼東西，借竊上帝的地位？上帝赦免他，你却宣告他有罪。如果你處在他的地位，你能將世上始終愛他的一個人

的信退回麼——他那心愛的人？」

她的嘴唇發顫，兩點大的熱淚，從她的眼眶裏湧了出來；她極爲傷痛，彷彿那種沒心腸的侮辱，加在她自己身上的一樣。

「如果一個人——不論他是誰——回想他的過去生活，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是的，你是純潔的，不犯過罪的，做了他的審判者——假使叫你說出過去生命裏的各種思想，各種隱秘的慾望，讓世人評判評判……。唉，這人的眼淚，可以溶化頑石，但是你……。唉，我想起第一次見他要將同情和友誼獻給他，他如何地掉頭不顧，看我是他的仇敵一樣。好在有上帝在呢！……上帝赦免他，人却……」

「……比上帝更嚴厲，你或者要說。唉，好可嫌的主義呵，你執着這種主義，我好不替你焦心。」

在這番談話之後，佛雪里日夜不離她的病人。那時我們纔明白這樣平凡的一個女人，具有怎樣一種無限量的心力和意志力。她的狂烈的熱心，無時或已的焦灼和奮興，使她的兩頰現出紅暈。「你在作塌自己，」我們對她說；可是她不但自己得免於死，還救那受她保護的人的生命。唉，她的事，還不止於此呢。她又替他回復了心的安寧和人們的尊敬。用她自己的榜樣和可敬的人格，使我們去愛那個受過如此殘酷的審判的人。

被革的軍官漸漸痊愈，送回俄羅斯老家去了。有一個施行手術——剔出兩粒彈子——和目擊一切經過情形的軍醫，對佛雪里說：「我相信發生奇蹟的日子，已經絕跡的了，但我錯了，你又做了一樁奇事。」

佛雪里之於兵士，好像是天上來的安琪兒，她走進病室，各人的

呻吟立刻都靜了，各人的眼睛都發亮了。一個垂死的兵，等不及教士，懇求佛雪里聽受他的懺悔。

「我不敢……我不行，」她回答。

「你行的，你比教士更近於上帝。你是惡徒，你赦免的人，上帝也赦免的。」

佛雪里終於允許他的請求，接受他的懺悔，爲了這事，她被教士嚴責。

「怎麼你能冒昧？……」他說。

「你想，我應該讓他心懷失望，無言自解地死去麼？……那寧可
我因此犯罪受罰，要好的多。」佛雪里回答說。

兩星期後，勃爾加里亞地方的秋天，真不快到極點了。人們的腳，陷入那深的粘溼的泥土裏，這種粘溼的泥土，不是陷住你的鞋子，便沈重地粘着，直跟你到家裏。幾日來，密濃的霧，掛在凜冽無蔽的平原上，平原上只見冰雨的飄打，那冷雨更是狂風的聯手，專候著襲擊路上的行人。軍隊靠着微薄的破碎的帳篷，遮蔽風雨，度著悲慘的時光。病人和受傷者的境况，更是受不得。在別處幾所大醫院裏——給軍官們住的——有柔軟的牀，溫暖的氈，好的食物，調護，和安慰；可是這里，靠近敵人的地方——任你到什麼地方，只見兵士們躺在雪水裏，一束一束的腐草上，靠着他們的灰色的外套，勉強抵禦四周的寒冷，大衣下，伸著赤裸的龜裂的腳。放在帳篷中間的一個小鐵爐，散布著一點微熱，抵抗寒冷和潮溼的効力差不多等於零。雨水穿過破敝的薄篷布，滴到污水窪裏，夜間，一點微弱的垂死的燈

光，微淡地映出水光來。在這公共的大病帳裏面，找不到一塊燥地，醫生或擔任醫務的人，跑過榻邊的時候，污水直濺到病人的面上。

這里最利害的是熱病。瘧熱病傳布著難當的臭氣；人們在空氣裏呼吸著瘧熱病的臭氣。在熱病的氣息裏照著東西；聽著發熱病者的狂嘔的呻吟。一種辛澀有毒的臭味，觸着人們的鼻孔，停在他們肺裏。在這種死的穢氣中，沒有一人能倖免。醫生跑出跑進，忙個不了，除非奉了嚴命，那背傷兵的人和兵士們，就可以走進這死的前廳。從這前廳裏，祇有一條路可通——到墳地去的路，我們差不多失去了一切恐怖，當我們往所謂「病院」裏去看佛雪里看護婦的時候。

天氣更惡劣了。瘋人似的狂風，在我們的帳索上和布壁上衝擊，搖動帳布，穿入下面的開口處，呼號而進，在帳布上，幾回施行凶猛的無結果的攻擊，想將蓬帳從地上掣起，將熱像傘一般吹翻過來。失

敗了益發狂怒，於是圍着帳柱，做一陣蠻人出陣時的跳舞，隨即衝出空地，銳鳴着，狂吼着，想在那滿載雨水的黑雲堆裏，尋求安慰和援助。

隨後它乘着暴風又衝回來了。重典在可憐的濕透的帳篷上，伸張它的威怒，這番有了更好的效果。雨水到處滲流，濾過污穢的草，溶化了，夾帶了許多臭惡的有機物，結果在病榻的中央，匯成了污濁的大水窪。

老鼠和蛇，大概在這凶惡的天氣裏冷的不堪了，來尋比較乾燥和溫暖的地方，親愛地和病人們聚在一起。我們就在那里遇見了佛雪里看護婦。

她的健康似乎真的增進了，當別的看法辯死的死病的病可憐地送回俄羅斯裏去的時候。

她迎面向我們微微一笑。

「你們瞧，我到現在還沒有危險哩。戰事延續，有事須做的時候，我的精神纔好呵，但戰事終了之後——」

她好像服了什麼強烈的奮興劑一樣，她的眼睛，含着激刺而閃爍，她的手永不靜止，和在這可怕的地方內許多「奄奄待斃」的可憐的病人周旋。

「佛雪里大姊！我們的安琪兒！我們的小鴿子——」這樣的呼喊，從病榻裏對她叫出來。她能使人希望；祇是她能止住他們的痛苦，而與熱病搏鬥。

她瞧見帳篷裏的那邊，有一個兵士，在發熱的慌夢中，不住地扭曲和轉側；兩眼發紅，嘴吐泡沫，髮上滴着汗，胸膛裏發出憂憂的聲音。佛雪里看護婦立刻站在他的旁邊。

「我的可憐的人呵！什麼事？我知道——這是非常痛苦的，但一會兒就過了，你且安靜地躺着。我在這兒伴著你。把頭靠著我！」彷彿他是個小孩，她輕輕地搖著他，使他睡着，病人呼出來的穢氣，和熱病的可怕的一切，她都不注意。

病人的眼中不見了銳明的不自然的閃光；他的眼簾合緊了，他喉裏的憂憂停止了，發狂的樣子，不甚凶猛了，他的呼吸比較平靜了。

「好！——不是已經好點了麼？」她在他的耳邊低聲地說她的說話時的和愛與慈悲的聲調，在他的心的深處，提起一種回應；他的心地清楚了，苦痛減退了，他自己覺得安靜無妨了。他拉住佛雪里看護婦的手，緊握着。

「你是我們最好的安琪兒呵！」她經過的時候，病人們低聲說。她在那所恐慌的屋子裏，看一眼，走一步，我們看她確似一個安琪

兒，她能使可憐的病者希望和安心。受苦的人們的最微弱的低的聲息，都不能逃過她的耳朵；她立刻預備去扶持他，安慰他了。房子裏可以聽得一種虛弱的悲慘的聲音在說。

「什麼，朋友？我能幫助你麼？」

「水……水……」一個垂死的病人呻吟，他的聲音極輕，幾乎聽不見。「我來了；我來了。」——佛雪里看護婦舉了杯子，但是她不到繡帳裏的滿是病菌的污池走去，而黑夜中，急急向着遠處的泉水那邊去取水，以便給病人減少一點苦惱。

另外一個看護婦走進病帳來。佛雪里招我們跟她一同去了。

「這是我住的地方。」

她微笑着指向帳蓬內的一角。一束稻草，充作枕頭，幾片灰色的破布，蓋在污濕的地上。

「你連一條皮或一個枕頭也沒有麼？」

醫生走過來，告訴我們。佛雪里如何將被舖給了病人，自己睡在赤露的地上。

「有一次，」醫生說，「我看見她將手放在燈上取熱。天氣冷的可怕，但她將一切取暖的東西都分給了別人。她有這樣的心力，有這樣鐵石鑄成的體質。有時候，她發燒起來支持不住，她的精力乏了，她的頭疼起來，我們以為……可是，忽然她聽見傷兵叫她的名字，她那發熱的病徵，立刻就消滅了。她又是不知疲勞的她了。」

又有一次，有幾個垂死的兵，送到一所泥屋裏去了！那裏面的空氣真是忍受不住，醫生們祇能在門口和病人通問，還須側着面。在那種空氣裏，在在都是死了。佛雪里却毅然走進裏面，再不離開那可憐的人們，在他們彌留的悲痛中，她毫不畏縮，救護他們，安慰他們。一

個兵握着佛雪里的手死去了，花了許多氣力才解脫了那死後僵硬的
手指。

然而，她的出衆的精力與氣力之回復，不是生理上的功用，是從
她的大心裏來的，那顆大心，爲一切人類的苦難而躍動。她爲別人勞
苦和犧牲的時候，纔覺得自己快樂。「祇在那時候，」她說，「我纔
能忘掉我過去的生命。」

倘若有誰不留意，偶然觸動了她，她記起來，常使她臉色轉白，踟
促不安的那毒恨的遺痕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們沒有一個敢問她。定是
什麼可悲可嘆的事罷；但是，我們不能相信這個純潔的捨己愛人的天
使，能做過什麼邪惡的罪孽的行爲。

我們經過那荒涼和雨水浸漾的田野回來。耳聽着大風的呻吟和
悲號，想起這個懷着那顆大心的蒼白少女，她敢從死神的爪裏，去奪

下人來。雲向地面愈沈愈下，那低壓的烏黑的層雲緊緊地聚攏，向南飛馳。彷彿這許多黑的東西，情願離開這黑暗的荒野，和這北地蕭索的壓迫的森林，往那溫暖光明的微笑的南方去。

四

在這勃爾加里亞的可怕的秋季內，我們差不多都在壕溝裏過活。日子過去的很快；不時有幾粒槍彈飛射；但土耳其砲臺上却靜寂無聲。只當那夜雨掃盡了日間灰白的濃霧的時候，敵人的炸彈和小榴彈開始來騷擾我們，使我們不能有一刻的睡覺和安息了。

差不多每一瞬間，有電似的火花，黑暗中從土耳其砲臺閃出來；高空裏榴彈在我們頭上飛越，落在各處爆發起來，彈片橫飛，發出哀號的延長的炸裂聲。土耳其兵不時猛攻我們新佔的陣地。我們那年青的

醫生，幸而還有幾分爲戰事服務的熱誠，在壕溝中，預備了一塊地方，在臨時救護傷兵。看護婦們留在後方鄉村裏。每二十四小時，大約總有一百個死傷兵士，運往那邊去。壕溝及礮臺裏的血，泳漾成窪。地土實在已經洒透了血汁，再也不能多吸收了。

土耳其礮臺和我們的礮臺中間，腐屍堆積，累累相望，不絕的淫雨，飢餓，與夜寒。戰地病院，綑帶和救護隊的不敷應用，醫生不絕地叫苦著。有一晚，他走到我這里來，神氣很不好：「倘使你今天折了腿？」

「謝謝你！」

「你不用謝我了。我是說，你若折了腿，我們本應該一天亮就將你送往後方鄉村裏去；再設法替你收拾好，最後給你裝上一隻最好的木腿，現在可不興，我們連臨時的救護也辦不到，這時候，你不是猶

在這里壕溝裏，或夜間，曠野裏，轉送到鄉村裏去，便須暴露在四圍呼嘯的鎗彈之下，唉，唉！請你揀罷，好朋友，揀頂好的。」

「我第二次深切地表示我的感激……」

「好，好，不要開玩笑了。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是——這里，什麼東西都沒有了。我們連綑帶也沒法求得，我說過，夜間將傷人送往鄉村裏去，那是必死無疑。」

◎

◎

◎

這一夜比我們經過的任何一夜更可怕，黑暗中，在濃密的霧裏，看不見一些兒礮臺的形迹。土耳其的鎗彈，按時射擊，繼續已有三小時之久。我去看看我的朋友，醫生，我見他脫了外套，高捲着襯衣的袖子，插身在血與碎片的肉的中間，拿着刀，正在忙着。

「你看好一場大屠殺，」這是他對我的寒暄；「可是，我不能說，

我今天的工作特別有興味。」

我沒有回答，因為我忽然覺得血腥攻心，我偶然向旁邊一瞧，在搖動不定的燈光下，看見有一個灰白的女人。我走近一步，我大喫一驚認得是佛雪里。

「你在這裏，就在這裏，壕溝裏，」我喊說，「你還認識我麼？」她慢慢地擡起憔悴的頭，兩隻愁慘的大眼，疑遲的看了我好久。最後她微微一笑，伸出她那冰冷骨瘦的小手，和我握手。

「多麼巧呵！我以爲我們倆一定不會再見面的了。」她用一種同情的敏感的和微顫的聲音回答我。

「爲什麼不會再見面呢？你知道那句老話……可是你怎麼會到這里來的？我以爲你的工作完全在別的方面呵。」

「是呵。但是我聽到醫生說，他如何的缺少幫助。所以我就到這

里來了，還有我許多同事在那邊村子裏呢。我們明天再談罷，現在我有事。」

她轉身替一個剛割過的兵士縛紮帶了。

半夜的時候土耳其兵照常停止對我們射擊。我們聽見他們喊，「上帝，上帝。」我向他們的壁壘一望，一行連接不停地炮火光忽然消滅了，在黑暗中潛向我們逼來。第一道的後面繼接着第二道。人還是看不出，我們都明白，土耳其的步鎗隊，來攻我們的堡壘了。我們的兵士，善於冒彈衝鋒的，靜候著長官的命令。

土耳其兵進距我們的陣堡二三十步時，第一排鎗放射出來了。排鎗未放之前，到處是墓地般的沈默。這一次他們的攻擊非常頑烈。接續不斷的鎗礮放射聲，雜噪聲，呼喊聲，黑暗中，很遠的地方，幾道巨烈的火光，向我們閃來，那是土耳其的大礮，它們又開始轟擊

了，破彈鎗彈，如雨打來，想殲滅我們的抗拒。第一次放射的一個榴彈，打中了堡壘，陷入地中，爆發起來，撒得堡上滿是泥土和碎裂的彈片。

我聽見有一個聲音在我身旁喊：「什麼事？」

「土耳其兵向我們攻擊了。」我回答。

「天呀，殺死多少人，流多少血，這大不幸，又多少新生的痛苦呀！可憐的死傷的人呀！」離我很近，一個婦人在嗚咽地說，她的虛弱的震顫的聲調，我很熟悉。

「佛雪里姊，你發昏了麼？你在這里幹什麼？你刻刻都有被殺的危險呵！」

她不聽我，我很快地將她推到護溝的後面。她坐下，兩手捧著頭，坐在那里，熱烈地祈禱。呵，不，她的祈禱，不是為她自己，是

爲的我們——這祈禱，和着那悲喊，怨呼，子彈的飛射，和震人耳鼓的榴彈轟擊，聲聲相應著。

靠我們最近的壕溝裏，本來是靜寂的，這時，一種猛烈的排鎗，從那里直向敵人射去。

這虛弱的平凡的婦人她爲我們受苦，爲我們捨命。比可怕的戰鬥聲還引我的注意，流一滴血，使她苦痛；每一聲呼痛，每一聲臨死的嗚咽，她的心裏，便有一回感應。

「不要可憐這些賤東西！向他們背上再放一排鎗，孩兒們！」軍官們喊說，在鼓勵兵士，「教訓這些惡鬼！……」

「誰叫他們是惡鬼，那些不幸的人們？」佛雪里哀哭說。「他們不是像你們一樣的聽人命令去死去殺的麼？他們沒有妻子麼？」

她發了昏。這樣可惡的戰鬥的景象，使她神經錯亂了。我用臂膀

鐘挾開，她還是嗚咽地在哭。

「爲什麼有這樣的凶殺？都是誰的罪過？誰有殺人兇人的權利？上帝呀，饒他們罷，因爲他們不明白自己幹的是什麼呵！」

五

土耳其兵因失敗而憤怒，第二天，鎮日地向我們的壁壘猛攻。迷霧高漲，便於他們轟擊，更助進他們的轟擊。

礮臺的外邊，有沉重的呻吟聲，一聲柔弱的啜泣，不時地穿過飛彈的急鳴聲，傳進我們的耳鼓。

「誰在那邊？誰在呻吟？」佛雪里看護婦問，她又回到危險的地方來了。

「當然是土耳其的兵了！」

「怎樣？土耳其的兵？……什麼土耳其的兵？」她喊，握著我的手。

「就是昨天來攻打壁壘的那些人，這些傷兵，不能帶回到隱蔽的地方去，還躺在矮林或凹窟裏。」

「天呀！你說的什麼？他們要躺多少時候？……」

「聽他們歡喜；一直到死罷。」

「那真可怕極了，那是一定不能的。你想多大的痛苦呵！我們得去救他們，否則就來不及了。」

我領她走近礮臺幾步。

「這你試都試不得。你要知道，在壁壘上探出頭去的，沒有不死。等着，你瞧罷。」

我命一個站在近旁的兵士將帽插在鎗刺上，從胸牆上揭出去，一

刺那時，帽上就穿了許多彈。

「好，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我們應該救他們。有上帝來幫助我們。兄弟們，朋友們呵！難道我們聽他們死不成？」

兵士們噢驚和懷疑地面面相覷。誰肯去討死呢？

「你們不是耶穌教徒麼？怎樣你們可以坐視不救？……」

「我們很慚愧，大姊呀，可是你瞧——那邊去，就是死。」

「竟沒一個有惻隱心的人幫我去……」

我想，解釋給她聽，這是理智所不許的，她立刻阻止我，差不多大怒了：——

「我不對你說。我是對兵士們說的。你們軍官是沒有心腸的。你們是喪盡天良，心如頑石的了；但是兵士們將了解我。朋友們來！」

砲臺外一個土耳其傷兵在扭着滾着。他的呻吟很悲慘，有幾個兵士想將他一槍擊死，免他受苦。可是，他躺在壕溝裏，這個辦法只得放棄。

「我再問你們，沒有一個人肯幫我麼？……好，再會罷，那麼，我自己去……」

我們還沒來得及止住她，佛雪里看護婦已跑上了砲臺頂。

我永忘不了那可怖的一刻。佛雪里在砲臺頂上立定了一會。他的半面的形象，襯着鐵褐色的天空，非常清晰；兩手橫放在胸上，仰天望着。一忽兒我們就不見她了。

「好，弟兄們，誰跟她去？」

一個非實職的老軍官，佩着聖喬治十字章和克伊跋獎牌，跳上砲臺的一角，這時凶惡的射擊又開始了。彈粒和沙石，在我們的周圍飛

射。宛如一簇鉛的雲，向我們掃來。

軍醫隊和戰地病院內值務的人已到，在砲臺下面，等候著命令。
佛里雪和她的同事，鬼使神差似的，安然走下砲臺去了。她們在矮林中，搜尋土耳其傷兵。佛雪里的平靜的蒼白的面貌上，看不見一絲恐慌的形迹，她的兩隻大灰色眼，閃着奇異的光芒，向四圍探望，這時候，她的神色，似乎都變了。

這不能不說是土耳其兵士的光榮，他們一了解佛雪里的來意，立即放下來福槍，停止射擊。一槍也不放了。去幫助佛雪里看護婦的救護隊，穿過砲臺，安然無恙。就在近旁的壕壟裏，也停止了放射，祇有少數的榴彈，帶着一種哀吟的聲音，在我們頭上亂飛。

兵士們因熱誠激發而發狂，忘記了所以，很熱烈地叫佛雪里：
「我們的慈母，我們的皇后。」

一個赫拉克來斯 (Hercules) 似的土耳其傷兵，脊骨上穿了一彈，躺在昇林裏，擡進壁壘來；他乘間握住佛雪里的手，硬將它放在他那發熱的嘴唇上，沒有一人見了不流淚。有一個兵士，以激動的聲調，對這巨碩的垂死的兵說：『可憐的禿頭呵！那麼，你也有了人心了。祝你平安，兄弟！』

六

只有受傷最重的兵士纔送到戰地病院去。輕傷的軍官們知道病院裏發熱病傳染了的空氣非常危險，就是那些最富於抵抗力的人，也難保安全，因此都願意留在前線或壕溝裏。偶然也有持着相反的見解。這大概是那些墮落過的軍官——這些人，在平時，因為幹了不名譽的生涯，從隊裏革退，現在因戰爭和疫病的結果，他們也得免究前愆，

來填補出缺的軍官。然而這些英雄，大概說來是不大歡喜將他們寶貴的軀體去冒險的。對於豐贖的觀念他們是不知道的；祇有饑與窮困，纔能逼著他們去幹那軍隊的勾當。往前線的軍隊去時，他們須路過錫拉 (Scylla)——他們預支薪俸的地方——和契里諦斯 (Charidris)——他們剛領到手的薪金的揮霍處。有個叫做布契拉斯 (Bucharest) 的市鎮。他們住在那里，過了一度荒唐不羈的生涯，直至司令官將這些武君子派到護唐牛勃河南邊的軍隊裏去，不費氣力地結束了他們的醜辱和擾害的行爲。

上文說過，這些英雄是不歡喜背土耳其兵的彈子和槍刺的滋味的。這是他們所以要巧假名義，想乘機送到看護婦隊裏，或戰地病院裏去的緣故。

上邊所說的流氓中的一個——名叫麥曲甯 (machonin)，——恰送在

佛雪里服務的病院裏。軍官和兵士待看護婦通常是極尊敬的。便是極平常的調笑和談情，也是嚴格禁止的。麥曲寧和他的同類惡棍當然不會有這樣的規矩。他們就來作弄並且窘迫那些困倦的年青婦女了，只要沒有被人發覺及被長官記過——這是一定有的，如果這種不名譽的行爲，被上級長官聞悉——的危險，他們放膽地侮辱她們，以致於哭泣。

麥曲寧初進病院的時候，却忙著哀號和呻吟着使看護他的人們，相信他已陷於很危險的境地。然而，他一見得沒有人疑心他是假病，又見得沒有被撞出院的危險時，他使裝起那較為舒適的病後的樣子來。

佛雪里抱着平時爲職務犧牲的勤勉，看護著麥曲寧。他撫摩她的手，吻她的手，表示感激，感執着她的手，按在他的胸上。此種愛的

表示，既不使佛雪里驚異，也不使她懷疑，正像她平時受兵士們的感激和愛慕一樣。不久以前就有一個無實職的老軍官，因無限的感激與欽仰，吻過她的額，又跪在她的腳下，吻過她的裙緣。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有一天早晨，佛雪里對麥曲寧說：

「好，你不久就可以回到團裏去了，你一定很喜歡罷；我想。」

「你說什麼？」病人驚惶地回答。

「我的意思是：剛纔醫生說過，你已很好了；現在你歡喜，立刻可以回去了。」

「自然，醫生知道比我自己更明白，……可是，如果你想我就此回去……不，我的親愛的馬理亞彼得羅夫那 (Maria Petrovna)……」

佛雪里面色白得像一個死屍；病院裏，沒有人叫她過這個名字。

「你說什麼？……你怎樣知道？……」她不能說完她想要說的話

了，她握住帳篷的柱，以免跌倒。

「唉，唉！馬理亞彼得羅夫那呀，我知道的很多，我真的知道。我也從沛倫來的……我就在你住的那條街上……你明白了罷；但你請安心……我是一個君子人。我知道的很多，但是我，決不說出來。呵，你這小鴨呀！」

他大膽地逼近她，佛雪里將他猛力地推回。恐慌和悲痛在她的胸中奔湧。真的麼？她真的又重見著那可怖的往事麼？又重見著她所深信是已經永遠死沒了的恐慌麼？而且，在這地方，像剛纔那樣……冷汗從她的額際流出；她的心在跳動，像要衝破胸膛似的。

「唉，馬申加（Maschenka，馬理亞親暱稱呼）我已受了你多大的照顧；你請放心，我不是那忘恩負義的一流人。我的小鴿子呀，我的……」

「滾開，不要觸着我。你是那裏來的？你怎麼認識我？」

「從沛倫來的，我已經對你說過，你知道麼，從摩陀活里卻 (Mowilicha) 來的，在那邊，我於解職以後，過了一個好快樂的時光。你不要怕，我是個正人君子，我將噤口不提。在這里——』他帶着昂然的態度，拍他的胸膛——『我們的秘密，安然地保守着……如同在墳墓裏一樣的安穩。呵，呵，我的姑娘，那是實在的情形。我還知道有一個叫做伊凡雅各維來維支珂爾卻庚 (Ivan Jakovilevitch Koltshagin) 的人；可是請你不必怕，什麼事我都噤口不提，因為我有一副高貴的心腸。你到這里來求生活那很好，向前進行就是了。不過，自然呵，還得依我一個條件……就是表示感激。以恩報恩，你知道。』

「仁慈的上帝呵，這是什麼意思？」

她覺得脚下的地似乎在搖動了；她周圍的事事物物，似乎在她的

左右前後飛舞起來。她緊握着帳篷的柱，以免跌倒，但她覺得她的精力消失了，她的喉嚨塞住了，呼吸停止了。她的額角在跳動，她作最後的努力，想克止被這可怕的記憶所引起的戰慄。她在這里，到處受人敬愛，如一個清白和慈愛的安琪兒，八個月之久，時時刻刻，都聽到最懇摯的愛仰的呼聲；——她蓄着一種單純的熱烈的希望，便是在這樣的快樂之下死去。就在這時候，那可怕的過去又從污穢的黑暗的墳墓裏復活了。

「告訴我，看天主的面，除了死之外，還有什麼別的幸福，我能够在這樣的一個地方尋得？」

「你聽着，我的親愛的瑪中加，我不是個受輾騙的傻子。自然，你到這里來是爲揀一個軍官做丈夫了。這件事我一點兒不阻礙你。正是其反；我還將盡力幫助你呢，但我已說過，以恩報恩，我……報

你，你……報我。而且，這於你有什么傷害呢？別人終無從知悉，因為在這里，」他又裝出那高貴的態度，拍他的胸膛，——「在這里，我們倆的秘密將埋藏着。」

在這時刻，她怎樣地妒嫉她那奮鬥和苦難中舍生長逝，安然地躺在墳裏的姊妹們呵。唉，她怎樣地願意讓她立時死去，死在這里，正當那受苦痛的犧牲者，帶着無窮的感激和敬仰，在盼望著她。讓她死在未被那殘忍的人宣揚她的羞辱之前，死在這些親愛的顏面，尚未帶着厭惡和憂愧，轉過臉去之前。

她渾身震了一下。向病榻瞧了一眼。他們已猜疑什麼了麼？不，謝謝上帝！還不至猜疑罷，但是在她的心裏，悲苦的心裏，那以後的日子真可怕呵。

「你怕什麼，瑪中加？你瞧，他們都睡熟了，如果你歡喜，我們

可以靜悄悄地談談……。」

眼淚從她的眼中流出，他的話，她並沒聽見。唉，就是他握着她的手，她也沒有知道。她僵立着，像變了石頭。她想用一種反抗的狂叫，將自己奪脫這種厭惡的觸摸，她沒有聽見他的謔笑。她立着不動，低着頭一語不發；不過在愁思著她怎麼能支持得住，明天早晨，她怎麼會有勇氣去看護生病的朋友們。上帝呵，今天他們還當她是一個聖徒，可是明天……然而還無須完全失望，或者他會感動罷。我將求他開恩。

「瑪申加，日後我遇見你的時候，或者……」

「看基督分上，你聽我，……除掉那事。你沒有一點惻隱之心麼？你也知道我會怎樣地受苦和懊恨過麼？我的朋友呵，我知道——我的命運是在你的手裏……我——」這些話，以一種無力的輕微

的音調，斷續地匆促地說出來，正像她怕帳篷裏的兵在傾聽，又怕麥曲寧不依。「那麼，讓我就此死掉罷。我死了，他們或者可以饒恕我……不咒詛我。看基督的面上，請你發點慈悲，或者你還有母親，還有一個姊妹罷；……看他們的面上，不要固執……除了那事，什麼事都可以。你要金錢，拏去，拏去……我已積蓄着一點，我可讓你拏去……」

「有人聽見過這樣的話麼？我對你還不失為受過教育的君子，而你却給我錢！好，好，金錢不是該輕賤的東西，很好，很好。我告訴你一句：別做這樣的悲哀。你的眼淚，於我是毫無影響的。我不是一隻鳥，可以用糠騙得住的。我說過：『你爲我，我爲你，』如此而已。你已明白了麼？況且，——這是兩個明白人的談話麼？」

於是她不等回答，逕自去了，留下她一個人悲哀滿心。

「我今休矣，叫我向那里逃去？何處是我的救主？」

這些思想在她的惱裏盤旋着。她張望着到處是黑暗與絕望，沒有援救，沒有憐憫！

「在死亡中求解救！唉，單在那句話裏，就有安慰就是幸福，「死」——！上帝能救我麼？不，他不能救我。這是他給我的進一步的裁判，與責罰。過去的苦難，我還沒有受盡；還有更多的掙扎，更多的悲痛，更多的流淚！公正的上帝呵，你是仁慈的，讓我今夜死掉罷。不要再強逼我再生存下去了——！」

「或許都是一場惡夢罷？麥曲寧，麥曲寧。或者他不是當真罷？他不過是一種謔弄罷？不，他不是謔弄！呵；上帝，上帝！」

「我這里還有事要做呵。愁苦的我呵。那邊是森賢諾夫 (Semyenov)，四肢壓碎，流血躺着。呻吟的不是他麼？」

「我來了，我來了。我就來，朋友。」但明天這森賢諾夫對我將厭憎地掉開頭去了。」她機械地無知覺地走近病人，整理他的綑帶。

「上帝酬謝你的，你這好的安琪兒。你是我們的小媽媽！」

這兵士的興奮的感激的視線注在她的身上；「安琪兒，小媽媽！」
唉，明天他將怎樣的望着她，稱呼她呢？「明天……明天！這句話，多麼可怕，多麼可怖！可是今天夜裏，或者死就臨到了——可憐一切的死，……我已經這樣虛弱——差不多已在墳墓的邊上了。」

她依舊忙着看護傷兵，同時許多思想在她的腦裏角逐著。

「怎麼了，小媽媽？你今天這般沈默，這般憂鬱。你是疲倦了，——累了。我的可憐的小朋友！」

唉，她還是大膽說出一切，大膽地悔懺一切麼？——她這社會的不齒者，社會的放逐者。她還是依舊答應著這些「安琪兒」「媽媽」

的親暱的呼喚麼？不；她不能答應了！明天他們將帶着羞辱嘲笑，驅逐她出去了；帶笑帶嘲地咒詛她了。一切人——醫生，軍官，兵士們！「朋友，你們想，在我們裏面，混著這樣一個娼婦！這樣一個妙貨！」她還可以大膽地說麥曲寧是造謠者，整個故事，都是他個人造出來的，她可以大膽地看著他們麼？好凶惡的思想呵！他們相信她麼？請看森賢諾夫。他帶着多麼奇怪和懷疑的目光在看著她！他已懷疑了麼？不，不會的，還不至於懷疑她罷。可是她知道並且覺得，到明天，她的快活的日子要了結了，永不再回來了。她從一場光明的青春的樂園夢驚醒過來了。

「上帝保佑你，上帝降福給你。」這些話，從森賢諾夫的苦悶的牀上，喃喃自語地屢次傳來。

不，不！上帝不再保護她了。他和聖母曾救拔過她一次，那時

候，她還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孩，不會染過世界上的邪惡。現在她是一個墮落的東西了，被上帝和人們擯棄了的了。爲此不再會有出奇蹟來了，不再來救她了。不過或者……在死了之後！

就在這一天她走進病帳，等到工作開始的時間，去看護那些無辜作了戰爭及疫病的犧牲者之先，她還是怎樣的快樂呵！現在呢！被棄了？被人輕蔑了，預備逃走了。可是，還不行。責任命令她再要守一點鐘的職務。但是，明天——她還會有勇氣在病院裏露面，走近傷兵，去看護他們，直等到他們帶着厭惡及輕蔑：拒絕她的扶助麼？他們許爲憐憫所動，祇送她走了，沒有一句叱責的話麼？到底她曾爲他們犧牲了一切。醫生大概不過說：「你去罷。我們不要你了；這是你的錢。立刻出去罷，使認識你的人們，不再在我們隊裏見你！」

他們將時常悲感交集地想起她麼？你知道他們裏面有許多是懷着

慈悲心的。爲了他們，她會怎樣的動勞，怎樣的喫苦呵！

「什麼事，大姊？」一個兵士哀憐地問；「你爲什麼哭？」

「我累極了。」

「好，睡去罷。有什麼憂愁的事，不要想它就是了。把它忘掉罷。」

她得休息了，獨自在思量，在理那凶惡的記憶，在揮愁苦的酸淚。

六

夜色黑暗且下著雨。在一片恐怖的寒冷的平原裏，搖閃著一盞微弱不明的燈光，彷彿受盡了這種種慘景：滿著血色的污池，暴風撕裂的帳頂，受傷者的呻吟，——唉，或者還有從灰白和被淚的面上，頑

鈍地閃射出來的目光，——的淒悲，也想休息似的。佛雪里依舊坐著，雖然她感著寒冷而震顫，却想不到在淋着雨水的衣上，加穿一件外套。一切肉體的苦痛，比起現在在搗著她心靈的苦痛來，又算得什麼，她的心靈，在這時候，正像一隻籠中的鳥，撲碎了翼子，還是飛不出人間的牢獄。

「唔，這是多麼利害的壓迫呀……唔，悲哀的我呵！」

過去生活的回憶，這幾日勞動與倦困使她暫時忘懷了的，又在她心目中現露出來，明晰得可怕。她的阿姊，被飢餓與罪惡所陷害了的阿姊，全城最邪惡的地方的那所悲慘的敗壞的小茅屋，窮乏與不道德的洋海，洋中底貪婪與凶狠的波浪，有即刻將她捲去的可危。救命的礁石在那里？在這無底的深淵裏，茫無際涯的波浪中，何處能盼著勇猛的慈航，將她渡到那平靜的庇護的港裏去？唉，沒有！她是沒有希

望的了。「那麼，捲我去罷，凶惡的波浪呵，將我永遠永遠沉在你們的深底裏罷。」

她記起這些事，她那一顆可憐的創痛的心，好不難堪呵！先前，她也曾有過一絲微弱的光明與希望。那就是鄉校裏的青年教師，他的警戒及鼓舞的話，她永遠忘記不了。他說：「工作，信仰，祈禱，」可是，上帝爲證，她不是真誠地祈禱，奮鬥了許久麼。她曾找得了工作；第一次是在公廠裏，但一星期後，工頭竟向她作極可羞的求婚，她忿怒地拒絕了——被逐出了。此後她在一個官員的家裏服役，主人的傲慢與主婦的妒忌，使她不能存身，便又和她的母親阿姊，同住在家裏，母親時常呵責她，阿姊鎮日地醜醉。

叫她如何去尋覓援助和保護，來抵抗危險與誘惑呢？到處是苦難，窮困，邪惡，罪孽及種種可惡的事。只要她那可憐的父親活着，

就好了！她想起在那黑暗可怕的礦穴裏他的最後的訣別，有說不出的悲苦。但是現在他已將她完全拋棄了麼？唉，從天上望下來，我們這顆十分炫耀的游星，不過是污穢的一大土塊，土塊上爬行著的蟲豸實在不值得一想。

從她的過去生活裏，殘忍地接續著映演出來的景片，越演越覺可怕。嘿！這里她見着一羣酗酒狂放的大腹賈，酒氣和獸慾，將他們理性的人形和上帝的生牧的模樣，剝削淨盡了。記起來，一種不可忍的如燒的劇痛，穿過她的全身。她終究變成什麼了？一個墮落的婦女敗類，一個被姦污的不純潔的女人。她記起，有一次，在街上遇着一個男人，流著血，半死，差不多碰的粉碎了。她將他帶到家裏，看護他，救活了他。她的酬報是什麼？唉，警察和官吏的呵嚇，嫌恨，與逼逐罷了。像她這樣的一個女孩，怎麼敢接觸都市裏最被尊敬的人，

甚至將他藏匿在私室裏？又一次，她忽然碰見了在學校裏指示給她德行之路的那個人。怎樣描寫他的恥辱和悲哀呢？這就是他把教訓與實踐合一的方式呵！她告訴了他一切事情，他那無限的憐惜呵。「你受的一切苦難，統須歸咎於我！」他對她歎息着說；假使你沒有遇着我，或者，假使我任使你愚昧無知，像一個無理性的動物，也許你忍受着這慘苦的絕望的生活，不會是如此難堪罷。可是，上帝鑒于我要補償你……瑪中加！你能寬宥我麼？……愛我麼？……」

天似乎降到了地上；樂園的門大開著了，它們倆宛如一對夫妻了。一座微亮的照着太陽光的頂間裏有雪白的幔幃和在窗上花。沒有警察，沒有憲兵，沒有淫婪的酗酒的惡徒；只有永久的安樂永久的幸福。但是，阿，阿！「他」生病了，就醫去了，時光飛似的過去。有一天，來了一封信。寫着說：瑪中加，我是一個混蛋，我永不回來

了；世界奪住了我。你能寬恕我麼？」

她了解他，寬恕他。她賣盡了他們公有的東西，將銀錢送給他，祇保存着花和涅克拉梭夫（Nekrasoff）的詩。她的生命的太空，又被黑雲遮住了；樂園失却了。

她又開始和飢餓，卑辱，與可怕的需要爭鬪。她在菴堂裏如何要做道姑，如何被拒絕，我們已在上文說過；但是她仍舊保住著正直和尊嚴，勇敢地與妒嫉及惡意抵抗。後來戰鬪爆發了，她又得着了一綫生機。

「啊呀！慘苦的我呵！到什麼時候，什麼時候……？」沒有一人肯聽她的懺悔起一點憐矜之心麼？醫生，也許會罷？你知道，他是和善的，有心腸的。可是，為什麼她不早向他懺悔呢？而且，即使他寬恕

她，還有別人呢？看護婦？軍官？兵士？「上帝，請你開恩罷；賜我死罷；解脫了我這種苦痛罷！你救過我一次，再爲我顯一次靈罷。讓我的心碎裂罷。我在這裏你的腳下躺着！」她倒在地上，低垂着頭。

「我躺在這裏，我不再站起來了。我的心不再跳躍了……死能來麼？不，不，這不是死；我的心又在跳躍呢。我還須活下去，我得喝乾這杯苦酒，唉，我的心怎樣地在沸騰呵，我的眼淚怎樣的灼熱呵！上帝，上帝！」

「站起來，瑪申加，你在這裏幹什麼？……」

她沒有聽着；她躺着，像一個死人。苦痛太多使她受不住了。

瑪申加，醒來。你聽着。依了我，我就饒恕你的頑強。我爲你，你爲我。快起來！」

她站了起來，看着他，像是個昏迷的人一樣。

「滾開，別來纏我，你這凶鬼；不然，就在這里把我殺了罷。」
「你聽着——但是告訴我，瑪申加，你冒裝聖徒有多少時候了？……」

她的胸膛劇漲起來；狂叫，從她的嘴唇發出。

「快來救我！快來幫我！」

「佛雪里姊！是誰……誰敢……？」

年青的醫生站在帳篷的入口，面上現著驚異和憤怒；一瞧，他就明白了。

「你這混蛋！像你這樣的混蛋，還敢穿着軍服。快滾出去！」

「明天一定不許你在這里了！」

「唉，好，醫生，那是在意料之中的；可是你這樣惡意的干涉，實在奇怪。你還不知道她是誰呢。唉，你且靜着。她將給我們一個是

非，天知道，她不是初次幹這勾當的。……」

兩個人匆匆離了帳篷。祇剩她一人了，燈光滅了。佛雪里石人較
躺著不動，她向黑暗中張望，黑暗也向她張望。

「終於肯定了……我怎麼妄想人們能饒恕上帝所咒詛的呢。走
罷，天明之前，我必定要遠遠地離開這里。我想我許能尋出什麼途經
來。或者雨，黑暗，風潮，將可憐我，那麼……」

佛雪里衝出帳篷，黑暗中絆了一交，沉重地倒在地上。她立即站
起，不管從髮上頭上及手上滲下來的冰冷的水和污泥。她跑遠幾步，
忽然站住了。什麼，是否她和她那永不忘懷的保護者，那些崇拜她
的生病的傷兵們，告別，便永遠跑了開去麼？

她向最近的病帳走去。挽開篷帳，向病榻望去，病榻被一對薰着
煙的煤蠟燈的朦朧的光照着。

在那幽暗的病榻裏，佈着死的沈默，傷兵們都睡着。佛雪里悄悄地危立了一忽，跪了下去。

「饒恕我罷，被我的不潔的手撫摩過看護過的人們呵，饒恕我罷。唔，上帝，上帝！我愛你們，全都愛，我對你們的愛，和在這含悲告別的時候所忍着的苦是一樣的無限……就此告別了！」

她伏在地上，祈禱了好久，隨後，站起來，低着頭悄悄地走出帳篷，好像是離去一所聖廟的樣子，走入了黑暗中再不出現了。

八

「你在什麼地方找着她的？」

「大約距這里兩威斯忒，（Verst 俄里，合三千五百英尺），近河的那個斜谷腳下。我安靜地驅著車，那馬忽然失蹄驚跳起來，我向旁

邊一望，看見一堆灰白的東西，躺在相距不遠的地上。我止步落車，走近去一瞧。什麼東西。聖徒呵，原來是一個年青的女人躺在泥岸上，一動也不動，張着兩臂，頭陷在泥裏。是死的麼，我詫異地想，她是誰？天呀，原來是佛雪里，我們的大姊！我跑向前去，舉起她的頭。她連眼皮也不移動。她是僵硬的，冰冷的，死了！我將她抱到停車的地方。現在她還躺在那邊。」

誠實的輸送兵說完了他的悲苦的報告，但他的兩眼憂愁地凝視着那深受感動的少年醫生的死屍般的臉上。

醫帳中，佛雪里躺在一條潔白的被單上，圍着救護兵和看護婦。在那憔悴的瘦小的臉上，兩隻灰色的張開的大眼，似乎帶着驚異和疑問，在疑視著四圍的人們。好像她要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樣子。「爲什麼我躺在這里，爲什麼你們站在我的四周這樣嚴肅和沉默？」

她粘着泥土和灰塵的頭髮，散披在她的頸上和肩上。單純的紅十字，幽靜地佩在胸上。這小女子的一顆大心，終於找得了安寧。人們說的，現在於你又何有？他們的惡意，再不能觸犯著你了罷，你已經不聽見他們，不看見他們，因為你已找到了和平與融洽了！

暴風還在外面咆哮著，將破碎的帳布撕開，懷着無力的憤怒，在狂叫，在呼喊，因為它不能破帳而進，却在那個可憐的犧牲者的身上，獲得勝利，這犧牲者是狂風聯同人的凶殘所逼死的。

◎

◎

◎

過了幾年。有一次，我又在勃爾加里亞的那個經過劇戰的地方，偶然走過一個小村，就在村子臨近，佛雪里作那慘苦的最後奮鬥。

這時，是光耀奪魂的南方的春天了，極像夏天。最早的玫瑰花的香氣，從田野裏浮起來。百靈鳥欣然而歌，覺得仁愛，寬厚與平和，

從無邊的靜穆的深藍的天空中降到地上來。

距村不到一威斯忒，蹲着一個小墳。東歪西倒的，十二個平常的樸素的木十字形，首先觸到我的眼簾。墳地中間，蔓草蕃蕪，到處鋪過，將一具朽腐的十字架蔽藏了。鄰谷深處，一條小溪，快活地潺潺作聲，不理會那近旁的死地。再遠點，在墳地的一角裏立着一個孤獨的十字架，和其餘的同一模樣，不過有野花緊繞着罷了。玫瑰花承春陽的熱吻在害羞，又讓那活潑的微風，在它們的香氣中，隨心地跳舞和頑鬧著。在小十字架上祇有兩個字可以辨識：「看護婦佛雪里」。沒有年日。還要什麼……：你想有誰要知道……？我很虔敬地跪在那個單純的墓的旁邊。兩眼含淚，追憶著想見她的形狀。一張直率的小臉，附着一雙深陷的奇異的眼睛，仁慈地可愛地向下注視着我。我伏倒在花間的時候，我覺得我還聽見那顆大心的打擊，這大心，會無限

地忍受過苦難，無限地愛過人類。

註 1 (Slatina) 在唐牛勃河的支流阿路泰 (Alinta) 河上面。

投諸信有語

「波浪在爭自由。祂於人間之不平即是
被壓迫人良的實際內其要求。由于有甚
本的内生要求。自覺與不自覺的結合而
是必出有暴發的一天。這樣暴發的在十
分行動。而當以愛信的挫折。必於今現
際功。這是一起時中無疑問的不變真理。願
革命時因不努力。提高信心。勇於直前。若
爭自由的波浪似的。
大心。誰不敬佩？」

L

人的生命

老理華

生命的判事席前，站着兩個人，訴說對於他們的生活之不滿。

「你們要我什麼？」生命粗聲地問。

兩人中的一個，以虛弱的顫聲，回答說：——

「我再忍不了你的凶殘，你的曖昧的謎了。我的心靈極想了解生存的意義，你却任我受昏黑的迷惘置之不理。我的心告訴我，人是萬物之靈，可是……」

「你懇求我些什麼？」生命打斷他的話，說，帶着一副無情的冷面孔。

「快樂！……但我怎麼能得享快樂呢，當我說「我要」與你說

「你必須」的兩者在我的心靈裏無窮地激戰著衝突著？」

「說明白些，」生命用同樣猛厲的恫嚇的聲調回答。

「我不願再做你的玩具和犧牲品了，」他回答說，提高他的聲音，一字字充滿着感情而發顫。「我要做生命的主人，實際上，我只是他的奴隸，永遠低著頭受你的控制。」

「爲什麼只是些無謂的謔語？——講清楚些，不要胡扯！」另一個插口說；但前一個並不注意他，依然說下去：

「我希望生活在我的意向與本能的充分的調和中。並且以自由的意志——不受強迫——任我做鄰人們的兄弟或傭人。我不願再做頑石，聽社會在建造的時候，隨心所欲地對待我。我是人，沒有我，全宇宙的創造，是一種無意義的舉動。我要求絕對的個人自由。」

「慢些講罷！」生命回答說，帶着一種輕蔑的譏笑。「你已經說

了不少了，你下面要說什麼，我都知道。你要自由——誰阻礙了你？和我搏鬥，將我擊敗，做我的主宰就是了。你怕永遠找不出比我更順從的奴隸了罷。你要知道，我是沒有愛沒有憎的，我沒有私慾也沒有我自己的意志，永遠是服從我的戰勝者，不出一點怨聲的。只有這個辦法，這是我堅持到底的：和我搏鬥。你覺得自己幹得來麼？你信得過自己的力量麼？噲，好，我在這里，預備交手了。走上來！」

但是這人對這樣的挑戰，只是低着頭，愁苦地說：——

「阿呀！世間只有一種的搏鬥，最可恨的你要知道——是和我自己。你真凶，你將利劍納在我的手裏叫我去刺碎我自己的心胸。這利劍便是公理——你給我的極殘忍的武器：你親手將它磨快好使它更深地刺入我的胸膛去！」

於是另個提高聲，盛怒着說：——

「好可憐的哀泣！這於你有什麼益處？這裡，老實說，不是強硬不行的。」

但是那首先說話的人，不理他，兩眼下注，繼續他的哀訴。

「我沒有能力繼續搏鬥。我渴望和平與安靜；但是我要嘗嘗快樂的滋味。」

生命，用一種疑問的輕蔑的目光看著他。

「那是要索呢，還是懇求？」

「懇求——」這話像一個窮徒的胸坎裏發出來的那種虛弱的回應。

「那麼，你也不過是一個平常的乞丐罷了！可憐的朋友啊，你不知道生命是從來不施布的麼？而且，強健自由的人，決不懇求的；他只知道擊就是了。你不過是你自己的慾望與淫慾底孱弱不幸的奴隸罷

了。祇有這個人是自由的，他能克屬自己，集中所有的精力於一個目的之上的那人。你明白我的意思了麼？去罷！」

他明白了，他在生命的腳邊躺下，不言不動，像一隻服從的獵狗，希望從生命的豐盛的席上，得些餘饌。

於是生命將冷淡的硬心的目光，投射到另一個人的身上——一個碩偉有力的人，生着一副粗魯的嚴厲的面貌。

「好，你請求什麼呢？」

「我不請求；我命令你。」

「唔，唔，這句話有些意思了。你吩咐我做什麼？」

「你告訴我那里去找真理和公道。拿真理公道來給我；其餘的我自己取去，不用你帮忙。我忍耐的好久了；我等着自由，光明，酬報的日子放出曙光來已經好久了，忍耐等着，却都是枉然。我耐不得了。」

我要生活。我再吩咐你，將它們給我。」

生命的無情的面上，不動一絲筋肉答道：——

「拏去罷！」

尼古拉之棍

托爾斯多

我們同一個九十五歲的老兵一塊兒過夜，他曾在亞歷山大第一與尼古拉第一的治下當過差。

「喂，老人家，你不希望死麼？」

「死？唔，不，我怕死，現在向上帝惟一的祈禱，就是許我不死——不死在我未悔恨之前，不死在我未曾在聖餐上得著仁愛和平之前。阿呀，我這可怕的重罪！」

「重罪？——你犯過什麼罪？」「你知道的，我在尼古拉治下當過差。那時候真和現在不同。什麼事都不能幹！唔，我這可怕的回想！我也在亞歷山大治下當過差，他，就是兵士們稱為善良，溫文，

「世世不忘」的那個亞歷山大！」

我也聽過關於這「世世不忘」的亞歷山大晚年的事情；例如，他的兵士，平均百分之二十被棍打死之類。但俄國兵士在亞歷山大時候，比起在尼古拉治下所受的，還算住在天堂裏。

「但是尼古拉……」老兵又開始說。他滔滔不絕地講述他的故事，他的老邁的全個身子，也是精神煥發，極有生氣。「那麼你數五十，一百，二百——唉，三百棍，在那時候，不是例外，可以說是常規。過一星期，在我隊裏，總有一個或兩個兵打死。現時沒有人知道棍是什麼東西了；在那時候，這一個字就叫兵士們喪膽。「棍，棍！」我們的皇帝，便有了個別號；他不再被叫爲尼古拉保羅維支 (Nikolaus Pavlowitsch)，他被叫綽號爲「尼古拉派爾庚」 (Nikolaus Palkin 原注：意即尼古拉之棍) 了。真是昏黑可怖的回憶呵！但是尼古拉的時代已

經完了，死也已臨在我頭上，等着捉我了。」

「唉，我心靈中的重罪呀！我奉命打兵士一百五十棍，——這老兵當過非責任的下士兼軍曹長——我却打他二百棍。但是一個人不會長此無災無難的；時候到了這種苦痛的回想，就會夾着悔恨齊來，永遠纏著那作孽的人的。」

「下士們打死兵士是常事。鎗托，與緊握的拳頭，從沒閒息的時，頭破胸折是無人注意的小事，審問是從來沒有的事。那種偶一有之的事，除非在呈文裏纔有，便是：「某某已應上帝的招呼而死了」等等，沒有一句說明的話，那時候我也像旁人一樣的殘忍無知，但是現在——現在，我夜夜在回想的刑床上躺著：悔恨悔恨。」

「如果我得懺悔一切，受一次聖餐禮，得赦我的罪孽，那多麼好呢。我想起來，就滿心恐怖；我自己親見過親受過多少，別人爲了我

的過失又受了多少。唉，我已入過地獄，我想，我將來還要判回地獄去受報！」

我很明白，有什麼東西，在這可憐的老人心裏，這衆人唾棄，與死爲鄰的老人。我想着他所目擊的，恐怖的事：受鞭刑的死；受軍法判決的死；戰爭時的恐怖——這老兵曾隸屬於屠殺波蘭革命黨人的軍隊——殺戮，克服的城市之焚掠等等。我慢慢地探問他。我特別要他細講尼古拉時候受鞭刑的情形。

他將這凶惡的刑罰，詳細講給我聽；如何將赤身的犯人，兩手綁在背後，遊街，街的兩旁滿列著揮着堅韌的鞭子的兵士；軍官們如何在兵士背後，喝他們使勁；他們如何命令口喊着說：「打，打！使勁，使勁！」唉，他喊著那幾句凶惡的命令口號時還顯著特別的精神。

他講述這些恐怖的事，沒有一點兒感動；彷彿不過是一個日常的

屠殺或剝一張動物皮的問題。

他告訴我們：如何將可憐的犯人，在隊伍中間，牽來又索去，皮破血流的肉體，如何撲向槍刺或不自知地倒在鎗刺上，這鎗刺就做了他的劊子手；起初一條條紅色條紋，在犯人皮上顯現出來——那條紋繼續著增加，交錯，波浪樣的突起，終於破裂而變成血海。肉如何變作碎裂的肉片，直到骨頭都露出來。起初被打的人如何不住地喊痛；以後只有呻吟和歎息，回答每次鞭打。到後來什麼聲音都沒有了，軍醫走近去，帶着博學嚴正的面孔，替病人按脈，觀察，打量這犯人確還沒有死，能否再挨幾下鞭打；或者送往病院去，讓他回復了，以便於他未死之前，接受餘鞭，這種刑罰，是以「尼古拉派爾庚」為首的野獸們判給他的。

是的，醫生是專門學者，須負責不得讓犯人在未曾受足刑罰之前

就死去。

那就是爲什麼犯人要皮破血流地半死地躺在兵士背上，被昇往病院裏去，預備他回復了再受第二次的刑罰。

他又講述皮破血流的犯人，如何願求一死，而這種請求，常常要經過第二或第三次的苦刑，纔允准他。犯人如何在臭氣冲天的病院裏，受着接連的肉體及心靈的傷痛，不停地扭曲呻吟，直至死，他的解救，到來爲止。

但這苦命人所受的拷打，都是他的應得之罪麼？當然，應得的——在拷打着看去。讀者要知道，他竟敢犯從來所未有的罪名，想逃出兵隊脫離兵隊的生活，或者他膽敢對於待遇惡劣，飲食不良，抱怨他直接的長官。

這老兵講著這些事，沒有一點兒感動，我想使他厭惡與悔恨，他

自己所幹的可怕的罪惡，他却愕然地向我看着。

「這樣的事，是在充分審訊之後，依合法的命令發生的呵。我不過盡我的責任罷了，你要曉得。」

他敘述在波蘭及土耳其的凶惡戰爭中發生的種種事件，也是一樣的安靜，一樣的冷淡。

他告訴我們殺害婦孺的故事，與被飢餓逼死的俘虜的故事；有一回，他親自將一個躲在樹後的小孩，插在他的鎗刺上。我問他記起那樣可怕的事件時候，是否受良心的刺痛，他現出和先前一樣的驚愕的神色，注視着我。

「那都是在戰爭時發生的，我是服從命令，你要知道——爲皇上爲祖國。」那樣可惡的屠殺行爲，他看作是功績；想藉此贖脫多少罪孽，他現在記起來非常刺心的罪孽。

他所懊悔的只是他個人所幹的事，例如，他自己發令或超過他的命令，敲打或責罰兵士。但是他想，這種罪是可以洗刷的，只要有懺悔及領受聖餐的機會，——這個見解，是他的一個女眷所極端贊助的。

至於他曾加入戰爭時的恐怖行爲，如焚燒都市鄉村，姦殺無辜孺孺，而且，服從命令，親身做執行鞭刑和死刑的助手——這件事，並不使他焦心，在他看來，似乎還是一件最自然不過的事，彷彿那完全是別人，不是他自己幹的。

但在老人自己的眼光看去，他又是個什麼人呢，假若他充分領會並且明白他應該早已清楚的事，就是現在他快死了，因此在他，他的良心，和他的上帝之間，已沒有，也不能有調解的餘地了——在他將死的現在，和在他打殺同類的往日，都一樣沒有調解的餘地。

如果他能見到他的罪惡——他可以不犯與應該不犯的罪惡——不是祈禱與禮懺可以贖脫的，他將作何感想呢？只要使他能記得那條永久的法律，怕就不會犯這樣的罪惡罷——這法律是他知道的，不能不知道的，——這法律命令全人類都以仁愛相待，沒有例外；但是這法律和它所服從的法律，剛立在絕對相反的地位——一件人們的橫暴凶惡的製作，他所應該絕對不服從的。

唉，我們想像他那種絕望與失眠的長夜，當是極可怕的可，如果他能反省到，當他對於同類行善作惡自有權衡的時候，他偏作了惡；到現在只落得苦痛的凶惡的悔恨，等候著總算賬的日子。他的情境，定是可怕的可！

但是何必又叫他受苦？何必引起他這老朽垂死的人，良心的創痛？讓他自安自慰，不更好麼？又何必叫人們回憶起從前早經過去了

的事，使他焦慮而苦痛呢？

「已經過去了！」——「不復存在了！」但是危險的凶惡的病，說牠不復存在了，就真的過去了麼？不，如果我們學着駝鳥，祇藏着我們的頭，便不承認危險的存在，那病是並未驅除，而且不會驅除的！一種病祇能在我們認識它，誠實地研究它的性質之後，纔能醫治得好的。然而，這正是我們不願做的事呵。唉，是的，我們不但不檢驗我們的病，而且，反過來，我們還竭力地欺騙自己，說是沒有病。但是病却並沒消滅；不過變了性質，蝕入人性，更深一層罷了。病就在這里，人生來本有最高尚的善性，深度的真誠的宗教性，對他們的鄰居滿腔仁愛，——然而，竟作出了最凶殘的行爲，還不會知道是什麼理由……

我們善心純厚的徹底信仰救主的俄國人，偶然說一句輕薄話，還

要追悔不及，一生不忘施捨的人——正是這些人，將他們大部分的生命，用來殘殺他們的同胞，他們不但不追悔，還看作無上的功績，還說是像光線和食物一樣的有用與必要！

這不是一種可怕的病麼！檢治這種病，不是基督教徒的責任麼？但最緊要的是——先證明它的存在，喝破它真正的名字？

這老兵在殺害，焚燒，和戰爭的暴蠻行為中過了一生。現在何必啟發他，讓他受良心的刺痛呢？何不讓他死了，始終相信他幹的種種行為，都是無罪的——「受鞭刑」牢獄，刑場？何必再使他記起不復存在的事呢？你要知道，「尼古拉，派爾庚」已經和衆生一樣地同歸於盡了！何必再將他從墳墓裏掘起來呢？

況且，我們現在談著尼古拉，在他那時候，人們也一樣地談著亞歷山大第一，「世世不忘」的亞歷山大呵，在亞歷山大時代內，人

們又同樣地談著保羅皇帝的凶橫殘暴。推而遠之，在保羅皇帝治下，還有那喀齊林 (Catherine) 和伊利沙伯 (Elizabeth) 的無數情人，她們的可恨的名字，現時連提都沒有人提了。還有彼得稱「大帝」，伊凡稱「恐怖之皇」等等。何必一一來提？何必重我們的惡感，而激惱衆人呢？

如果我能從一場危險的凶病裏蘇活過來，我記起來時不是要自己欣幸麼？但是如果我的病沒有進步，或回復，我祇能自欺自騙的時候呢？——假使我不敢正視危險，不能尋出災凶的根原呢！唉，那時我或許還要說：「爲什麼將已經埋葬了的東西，發掘起來？何必在人羣中傳播苦痛？「鞭刑」，斷頭臺，和從前一切凶殘的東西，現在已都沒有了呵！」

唉，可是你瞧，它們都存在；不過改變了式樣罷了。在過去的每

一時期內，總有些什麼東西，夾着恐怖和厭憎，盤據了後代的子孫。

我們讀到神聖審訊案(Holy Inquisition)火燒異教徒，告誡妖巫，嚴刑審訊等，我們不明白爲什麼那時的人，會作這樣殘忍的行爲。那人的是一種什麼性質？他清晨起來，做了祈禱，穿上公服，坐在刑訊室裏，用一切酷刑，勒取幾個可憐的罪犯的口供，歷五小時之久；審完後，回到家裏，吃午餐，讀一章聖經；他處理這些事還是心平氣和。現時的宗教裁判所檢事一樣。我記得有一個軍官，同居停主人的姘好的女兒們在跳舞了一回，然後，屆時脫身去監視處死一個逃犯，監視完畢，回來享家庭生活，飲宴作樂，一點兒沒有失去安寧或愉快。

這樣的事，正是平常。在彼得，喀齊林，亞歷山大，尼古拉的治下都有過；不，一時期有一時期的野蠻，不過每時期，有新的式樣罷了。但我們對於祖先們的瘋狂及凶殘，却表示驚駭和恐怖而捶心大

痛。

我們的時期真能特別慶幸，而解脫了一切暴惡麼？將來我們的子孫，談及我們，將欽仰而感激麼？不幸我回答這個問題，只在否的方面，因為我已銳利地看入了現社會情境的隙縫中。

我們祖先中最可敬最開明的人，堅執說：奴隸拷打，及殺戮，是維持國家命脈所絕對必要的。我們想起古昔，憤憤於已往的事蹟，不禁悲傷麼？那麼，我們回頭看看應該立刻看出一切過去的恐怖，雖然換了新樣，實際還是存在著的。我們竭力自恕，說一切拷打，「鞭刑」，斷頭臺，充奴，及私法等都不存在了，那是徒然。有事實在證明呵。我們將三十萬人，關在最醜惡的牢獄裏，讓他們，慢慢地但確定地，肉體和精神都漸歸死滅。

我們將不幸的人們的無辜妻子，棄諸街上，任使他們受種種的苦

難；我們還繼續不斷地建築新的牢獄，依法建造新的絞場，爲的是要維持一種實際上已經死了的制度。

成千個犯法的被逐的人，迫入了絕望和死亡的路上，在俄國偏遠的地方，在傳布他們的毀滅主義，養成無量數懷怨不平的人，在毀壞無量數家庭的繁昌與幸福，末了被絞死或鎖入了瘋人院。幾千萬人，肉體上和精神上死滅在公司的奴役之下。我前面說過十萬以上的青年，年年從家庭裏強迫出來，教他們墮落，訓練他們去幹戰爭的凶行，或攻擊他們自己的同胞。

俄皇帝沒有扈從，不出宮門一步，不是多少千兵士沿鐵路排開，後面再緊守着偵探，斥候隊，巡察等等，他不能出外作一次最簡便的旅行。

歐洲別的國君的情狀又怎樣呢？我說，在愛爾蘭的茅舍裏，在德

意志，比利時，法蘭西的公司和礦穴裏，關於這類的問題都有無數的故事可講。

我們不必有特別尖銳的眼睛，纔能見到現代人類的苦痛，完全和先前一樣的利害。君主威風到了發狂，無忌憚的政客壓迫人民，挑撥他們，使互相攻擊。橫暴和專制，依然高昂着頭。他們不過稍微改換了他們那奴役人民及阻礙趨向一般的平和與個人生存之進行的方法罷了。

是的，普遍的罪惡，並沒減少。病還是一樣的病，甚至於我們還不願意誠實地檢察，和大膽地承認它的來原。你看仍舊：「尼古拉，派爾庚」可以復生，在高位的人們，可以任意專橫，供給戰爭和宮廷的奢侈，耗費人民的財產破壞家庭的幸福，只要他們不誘惑人民，或者——像這老兵所幹的——使他們去作行凶同犯！

唉，現代最可怕最危險的病，就在現世各國，依舊養成這種信仰，以為上帝的恒永的命令之上「愛你們的鄰人」還有一條更高的定律。現在還有許多人誇揚他們的武力侵略，不顧良心的顯明的指示；將奉行強者的命令，看作愛國的有價值的行爲。

法利賽派教徒從救主處得到不朽的答辭：「以該撒的奉該撒，以上帝的奉上帝。」以後，已經十九個世紀了。

如果人間真有耶穌的信仰和真正的道德，他們第一須服從上帝用火般的字寫在他們心裏的三道命令，「毋殺害。」「己所望於人者亦必施之於人。」「愛你們的鄰人如你們自己。」

如果我們信仰上帝，我們應該以服從上帝的命令，不迫害，拷打或殺戮我們的兄弟，為我們第一個義務。然那一句：「以該撒的奉該撒，以上帝的奉上帝，」對於我們的意義就判然不明了。對該撒或對

現在無論那個像該撒一流的人，信徒都應該說：「讓給一切，」除非和上帝所不許的東西。

假使俄皇帝要我的手，我的家，我手上的力氣——唔，好，讓他拏去。他要我的妻，我的兒子，我的生命——讓他拏去。可是，如果他命令我攻擊我的鄰人，那我就拒絕，因為那是上帝所不許的。我要將我的行為報告上帝，上帝禁止的事，無論是誰，不能命令我去幹。上帝命令我服從一切人類的法令，但他並沒有包含這樣的意義，說我們要迫害，禁錮，拷打及殺戮我們的同類。

這幾個字：「以上帝的奉上帝，」我們的解釋，是將虔誠的燭，香，和裝飾世界的一切光華的高聳雲霄的廟宇奉祀上帝，而將我們所有最神聖的東西——我們的心靈，我們的良知，我們的生命——拏來供奉該撒，供奉一個奇異怪誕的人，在上帝眼中，和我們一樣的可

憐，不幸，罪孽，這不是愚蠢並且荒誕麼？

人們呵，立定了，想想罷！

在教堂裏

一

這天天色灰暗，氣候寒冷。濃鋪雲霧的天空，低掛在無邊的澗渠交錯的荒野上，將全部空氣，填滿了迷霧的潮蒸氣。縱目四望，寥寥數株赤裸的無生命的樹，散布在四處，受著冬季風雪的顛簸。樹的中間，是一塊一塊的黑土，那上面的雪，近日來已經溶化，深黑的土，便露了出來。滿是傾圮的小茅舍的淒涼四散的村落，說不盡的荒涼和淒寂，茅舍的牆，受雨打和雪水的浸蝕，着了一層更深的黝色。這壓迫的靜寂，不時被一隻困苦飢餓的牡牛的悲鳴聲衝破；但這聲音叫完後，沈悶的墓地似的靜寂，又布滿了大地。這悲慘的景象上的一切事

物，都給人有一種廣播的消毀，和絕望的悲哀之印象，使人們受著一種銳利的苦悶的感覺，彷彿有什麼不祥的東西，滿載着不能倖免的災禍，覆住了這可憐的村落。

從鄰近一座老鐘樓裏傳來一種薄弱的沈悶的隆隆聲，使人突然從朦朧的默想中醒過來，那古老的作碎裂聲的教堂裏的鐘，發出遲鈍和可怕的鐘聲，從鐘樓的年淹代遠的老牆裏一聲聲的流出來，震蕩過那披着雪衣的田野而消逝——這鐘聲，傳進人們的耳朵裏，便變作沈重的悲歎，或虛怯的祈禱。

這悲傷的鐘聲，對於那黑沈的壓着厚雲的天空，似乎有同樣的應響，這時它的眼淚再收不住，便柔弱地無聲地落到地上。

約翰神父 (Father John) 是村中的老牧師，滿頭是銀白色的髮，已經快死的人，帶着幾乎聽不見的顫聲，開始誦晚禱歌了。

幾個農民，穿着襤褸的衣服，忍着飢餓，一個個無血色的憔悴的容貌上，露著蒼黃的面色，眼中閃爍着宗教的狂熱，身上帶著一種餓出來的潛伏著的熱病——呆呆地看着粗黑的聖像。在那小的鄉教堂裏遠遠的暗角裏，夜的黑蔭已經掩入，可以聽到低聲的虔禱，與偶然地，一兩聲微弱的半噓的咳略。

晚禱完了。約翰神父脫去了破爛的法衣，在祭壇前默祝一回，走往一張高的木屏後面，這木屏為教堂裏的禮房執事所建，在樂歌場裏，一個黑色大十字架的旁邊，這十字架上有一個憔悴，肢裂和血跡模糊的基督。幾個做禮拜的會衆，擎着一支細長的燭，燭上燃着搖動不定的暗光——還有許多會衆，連備辦這一點敬神的循禮香火都不能——慢慢地一個一個向木屏前進，挨次隱沒在木屏後面，從事懺悔。在這時，其餘的會衆，迅捷地機械地移動他們的嘴唇，念念有詞，不

能聽清，附以點頭，誠懇的畫十字，和深切的哀歎。從木屏處，傳出羞怯的抑制的聲音，夾着苦痛和懺悔時發出的莊嚴及恐懼而震顫。

忽然，聽得誦出懺悔錄的尾句。一個瘦長的農民，做完了懺悔，從木屏背後走出來。(一)他困難地移動著他那生着血斑症而臃腫的兩腿；但他却滿心歡喜，光采奕奕，面上現出一種得福的神色。一個身材矮小的老婦，便在木屏背後佔了他的地位。「神父，我沒有帶得一支祝福的燭，供獻給聖徒，敢走到你面前來，看基督的分上，饒恕了我的無禮罷。」她作吃吃的說著，面帶愁容，向老牧師注視着。

「上帝一定饒恕你的，太太，」約翰神父以一種低沈的發愁的聲音回答說。

「唉，是的，他知道我們怎樣地受苦……我們怎樣的可憐呵。我們家裏，簡直找不出一粒極小的穀和一片麵包皮來。……」

說到這裏，她被約翰神父打斷了，他用手慢慢地撫平他那潮溼稀少的髮，用着仍是那種哀傷的聲調說：

「夠了，朋友。難道我們應該專想過一世較好的生活麼？我們對上帝負罪很大，他是應該動怒的呵。」

「唉，是的。我們都是犯着大罪的人呵，我們喫苦，不過是作孽的報應……」

「那麼，將你的罪向我懺悔，太太。不要隱瞞，記着，全知的上帝，能窺進你心裏的隱角去的。」

「神父，我的罪多的很呵，我正不知道怎麼說起……幫我忙……請你一一地問我罷。」

「你抱怨過上帝的全知的法旨沒有？」約翰神父開始說，說時擡頭望着屋頂，頂屋上的裂痕和破缺，被掩入來的黑暗掩住，都瞞不見

了。

「是的，我自認，我怨歎過，我是個大罪人。」可憐的婦人回答說；她的嘴唇彷彿煙燻似的動着，沸熱的眼淚在她的黑而打縐的頰上流下。「我們忍苦久了，還在向前掙扎……唉，你比誰更知道，饑和疾病在我們裏面怎樣流行；在我們那個悲慘的家裏情形如何。現在我們的精力完了，我們已到絕望的境地了，我們發了瘋向天哭喊：「懲罰我們罷，上帝；我們幹了邪惡的行爲，打我們罷，但望饒恕我們的孩子。他們不曾觸犯過你！」講到我自己——最先，我的媳婦死了；幾天後，我的兒子也跟她的地下去了。她們遺給我四個苦命的孩子；我們那所淒涼的茅舍裏的一切東西，都典賣完了。沒有一片麵包；沒有一件取暖的裏衣，可給我那幾個苦命的孩子們穿。我老了，精疲力竭了，窮苦受够了，隨便什麼時候死都願意的。我祇有請求

上帝：「將我們從這里救去罷，你，萬能的你，將我們從這淚的深谷裏帶往你那里去罷！」我知道這些話是犯罪的：一個人不應該用這樣的話詛咒上帝。真實的耶穌信徒必須耐心忍着苦難，靜待上帝的招喚。神父，我已告訴你一切了，已供認我的罪行了，我願意低心下氣地，承受我應得的懲罰。」

「太太，……可憐的朋友！」約翰神父和藹地說——「沒有人像我那樣知道你們忍受着的一切世間的苦難了罷，祇有上帝知道我怎樣想着我們不幸的國家，想着我們的堅忍，純粹，和虔誠的人民，我的心正爲之破碎流血呢；但是，爲我的責任，我應該將你喚醒，說上帝的聖意是神聖的；不經上帝認可，便是一隻麻雀也不會倒斃在地上，祇有藉祈禱和堅切的信仰，我們纔有解救。」

這可憐的老婦低着頭，流着眼淚，細聽約翰神父的嚴正而可愛的

話。她用一塊骯髒的小手巾的角揩她的眼，與奮地等着約翰神父繼續要問的話。但正在不勝悲傷的他，這時候覺得沒有心緒應她的請求，問她別的偶然犯過的罪。因為先前問慣了，他不自知地剛要問她曾否齋戒過，但幸而他正要開口時便忍住了，紅漲着臉，記起幾星期前，有許多他所管的教區裏的人，將麵包和水看作珍奇的看饌，一般人却還沒顧嘗到，總是代以吃不得不自然的東西果腹。

『你記得發過大怒；詛咒過你的鄰人不？』他沈默了一回之後問她。

『神父，我是個大罪人。我曾用惡語，咒罵過村裏的鄰人。』
『那是一種大罪，朋友。你應該牢記在心裏，基督是慣爲欺凌他的人祈禱的。你常往教堂裏去不？』

『阿呀，神父，便是這里我也少到；但我也少敢離開我那個暗慘

的家；孩子們時常離不掉我，他們年紀忒小，不能帶往教堂裏去。而且，他們差不多是赤身的呢……」

眼淚湧出來，將她的話打住了，善心的牧師，作出佑護的輕妙手勢，拿起破法衣的下緣，蓋在她低垂着的頭上。於是約翰神父擡頭向頂閣上黑沈沈的神龕凝視着，以熱誠確信的話，在這跪着的苦命人頭上默念着，求上帝開恩，又在她頭上伸出瘦小的手，爲她祝福。

老婦人做完懺悔之後，接着便走來一個頭髮光潤的青年，佔在她的地位上，他足下踏着一雙破鞋，身上披着一件補綴的短衫。他去後走來一個婦人，懷孕已久，生着一個尖鼻，一雙可怕的大眼，和一口血紅的嘴唇，嘴唇中間，顯出疼痛的牙齦，生了癰而腫脹。

繼她而來的是一個枯瘦的笨滯的老翁，一個禿頭，一排廣闊的豐髯。他以後，順次走來兩個襤褸的少婦，在她們那蠟一般白的憔悴的

容貌上，現出恐懼和迷惑的顏色。在她們同排內，立着一個非常高的麻臉農民，眼下顯出隱微的黑圈，一道暗鈍的花白長髭。他帶着狂烈的熱誠，在偶像前祈禱；但同時，雙眉緊蹙，彷彿怒着什麼似的。他分明爲氣喘所困，不時發出遲鈍的深沈的咳嗽。「試試看，想些事情出來懺悔懺悔，」他的鄰人，一個枯瘦的面色衰老的老婦說，「這或者可以給你一點安寧。」

「不，不，我知道……」他粗聲地回答說，夾着不斷的咳嗽。「現在太遲了，我覺得我已不久人世了。」

老人深深地歎息。

這些飢餓的苦人沈默地忍耐地等候輪到的時候，次第走入屏後在約翰神父前懺悔他們的罪。他們自己都覺得是犯了大罪，滿心悔恨，因爲他們的叛逆的心，失去了對於上帝的全能，智慧，和仁愛的信仰。

他們都在心靈解救的失望和恐懼中揮着苦淚。他們都想從約翰神父處
覺得一點精力及安慰，但他自己也和他們一樣的窮苦，一樣的愚昧，
同樣被遺忘在困苦和窮乏中。然而，他有的是堅定不屈的信仰，溫暖
熱愛的心腸，這信仰和心腸，不但將他支撐着，還使他直率的話，分
外有力，當他安慰前後左右的苦人使他們同樣信服上帝的意志。他能
對他們談講基督，因為他自己是一個忠實的基督徒；他能教他們忍耐
地等候着死，他們的救星。

在朦朧的老教堂裏，這許多身心俱碎褻褻餓餓的人所合成的灰色
羣衆，已經不大看得清楚他們的頭上十字架上掛着流血的聖像，臉貌
上露出默責的樣子，向天作最後眺望。白晝垂死的弱光，已漸漸地消
滅。

村落，森林，田野，和荒廟，漸漸被黑暗的夜色包沒了。流淚和

悲歎，都已靜歇，這一切悲慘的景色佈滿了墓地的安靜，這種安靜是少被擾亂的，除了狂風夾着呼號，急疾地馳過荒野的時候。

二

在一座巨大的皇宮階旁，站着一乘壯麗的高車。魯莽的馬車夫，竭力將勇猛的駿馬拉住。一個華美壯健的侍者；身穿輝煌的金色皂衣，足踏油漆皮靴，套着玄色長統絲襪，向前疾趨，開了車門。一個高大的「教主」，披着大袖長衫，莊嚴地跨出法輿，扶着侍者，走進宮裏去。

他迅速地無聲地走過鋪着地毯的長廊，走進一間精雅的小禮拜堂，見到這小禮拜堂，令人想起一間小花廳。堂內旗徽飛揚，綴成七色，艷麗奪目。金鑲的鑽石，華艷的畫圖，雪白的大理石，最大的琉

璃，和許多別的寶石，說不盡的炫光四射，迷人心目。

堂中一座平壇四面圍着精緻的欄杆，壇上立着歌唱隊，有的互相低語，有的在試練喉音。兩名執事，和「教主」一樣的肥碩嚴肅，在點燃堂內一座金製大燈臺裏的無數蠟燭。

在這小禮拜堂和內室之間的兩重沈重的門，向俄皇迎面啓開，毫不作響，這俄皇，便是那些啼飢號寒的平民們的崇偉的統治者，穿着華麗的戎服，也可以說是「屠殺者的號衣」。他的旁邊站着俄后，俄皇與俄后後面，站着尊嚴的王公們，他們也各佩着殺人的凶器。接着便是王妃們，朝內大臣們，與別的貴婦人，朝臣，及俄皇的扈從。

就在這時候，晚禱開始了。「教主」發出音樂般的聲音，背誦那感徹心底的成調的開章詞，熟練的唱歌隊，突然接入宏亮的唱和。禮拜堂內充滿了赫奕的光華，混成一氣的和諧，及薰醉的香氣，令人為

之神靈。各個人的肢體，都在滿身的「屠殺號衣」裏掙扎。他們的女子，穿着輝煌衣服，衣服上閃爍着鑽石的光，她們開始禮儀，微點着頭，兩手舒緩地畫著十字。內中祇有俄后一人，顯出笨拙或缺乏練習的樣子；但那是用不着大驚小怪的；她往正教堂去做禮拜，還不過是前幾星期的事呢——那是爲她登那世間最威嚴的后位的必要條件。她站在這裏，一位萬能的專制女皇，在摹仿着許多神秘的手法，敬奉着幾尊銀金的什麼偶像，這些偶像，頂着聖者的名義，在接受她的禮拜，而他們的教義，對於她，仍然是一種在隱蔽中的神秘。她參加在這些可笑的發呆的不能領會的迷信儀式，她心裏正不知是如何的難受，對於她個人和她四圍的人，是怎麼的一種輕侮呵。在這樣的一個時候，她和她的良心，正不知起怎樣的可怕의衝突呢。可是，不但她一個人如此；站在她的近旁還有許多背離宗教的男人和女人，都像她

一樣是賣了心的安寧，賣了靈魂和自尊，纔獲得世間的權勢的。

俄皇左邊，靠後一點，站着一位皇叔，他的不道德，愚蠢，和邪惡，是全歐聞名的。

他一面用練熟的手做著十字，心裏正在馳想那個巴黎妓女，這妓女，是他年青時候，化了許多盧布買來，抱在自己懷裏的，那金子是從幾千萬飢餓的俄國農民的血汗裏榨出來的。而且，就在這個時候，他正竭力在思量著怎麼他立刻可以回到那住在這淫佚成風的都會裏的他的「女教士」那邊去，他又大怒起來，當他記起被叫回去列席御前會議這回事的時候，那是因為有少數「天真的暴徒」膽敢反抗皇帝，膽敢擎著紅旗，褻瀆彼得大帝的故墟，膽敢對於神聖的專制政治和一統相傳的皇族喊出「你們的末日」來。

他旁邊站着他的尊貴的元妃，心裏又在策劃著一種卑怯的奸計，

侮弄這少不更事的俄后，這俄后還不大懂得那些關於國家及個人福利的殘惡的把戲，這種把戲，在俄國宮廷的後臺，已經演了幾世紀了。她機械地在摹仿著左手邊的那個年青大皇的動作，這大皇成年未久，剛纔繼襲俄國皇位與他的元妃，聖彼得堡最美麗的一個女子。但是，這事無論怎樣有趣，如果我們要想將頑膩了早夕宴樂，今天偶然到教堂中一走的這些高貴驕奢的王公妃嬪們，一一描寫出來以享讀者，我們的話說怕未免又要出題大遠了。

雖然這執行職務的「教主」，贊演這些正教派的神秘儀式和法事，並不顯出一點倉猝，但禮拜不久也便做完了。大家都深深地透了口氣。俄皇的美麗的小禮拜堂內，嚴重的沈默，被微聞的低語所衝破。各帶笑的面容；貴婦們的臉上泛着紅暈，微笑着，納受後隨的男子的諛詞，由她們向禮拜堂門張望的急切的神情看來，有幾個似乎

已滿足了宗教的誠摯的需要了。

趁別人沒有注意，有幾個便悄悄地乘間走出，而其餘的人則決意要學皇帝和皇后的榜樣，預備加入聖殿，以表示他們的虔敬與忠貞。

幾秒鐘後，俄皇——沒有摘去掛在身邊的那件殺人凶器——移步到祭壇前，虔誠地畫了個十字，恭敬地吻那位社會運動家耶穌的金像，那放在祭壇上的，渾身灑香的「教主」，既通朝禮，又精教儀，急急向俄皇走去，在祭壇的別一邊，正對着俄皇，佔了一個地位，筆直地立着，等候皇帝開始懺悔。

這位老練的「教主」，博通練達，似其狡獪，為求過一生榮華開懶的生活，已經賣掉了他的心靈。他很知道成千萬的俄國人，正在饑餓和瘟疫中死去；俄國最尊貴的子女們，為爭公道與自由，在可厭的牢獄裏或在凜冽的沙漠裏死滅；無階級的男女孩子，實際上，每天

不被鎗斃，便被酗酒的哥薩克兵打死在街上；他也知道這時站在他面前的人，已犯過一切違反上帝和人的法律的法律的罪了——或是用他的名義去犯的——但我們在上文說過，這個上帝的僕人，是一個謹慎狡猾的人，在這君主的懺悔中，他施展那令人佩服的靈妙手法，力避一切許要觸起使俄皇苦痛或不安的回想的事情。他輕輕地將少年俄皇底捲着金髮的頭，蓋在長衫底下，且以慈心動聽的聲音，在他頭上，說了一番字字清楚的赦免。於是這俄國皇帝又吻了一吻那個在十字架上殉難的「革命家」，覺得他和世界之間的是絕對的和諧的了，隨即便站了起來！

年宵後輪到懺悔的時候，教主以同樣的精妙，嫺雅，和機巧，照式重演一遍，前後若出一轍。他禁不住又想起來，這紅漲着臉，局促不安的她，正在竭力崇奉正教派的儀旨，如果她是一個平民的妻，

說不定按照俄國法律，已被嚴酷判決，永遠放流到西比利亞去了，因為她爲着一時的利益，違犯了背棄祖先的罪名。「神聖的」聖教裁判所的法令，爲了同一的理由，按照最古的慣例，定然要把她和無數非聖教徒(Donkhorists)的妻，姊妹及女兒，一同交付給哥薩克兵和憲兵去了。

聖典完畢。俄皇與后回到他們的私室裏，大張華筵，完成這一天的禮節，宴畢，俄皇后自去安息，受着上帝的天使們保護，同時又有幾千哥薩克兵，偵探及憲兵，嚴密守護，予天使們以最正當的協助。

第二天，俄皇剛在起牀，劈頭得到苦痛的消息，他的一個最尊貴的奴隸，俄國首相，夜間被人殺死在牀上了。俄皇聽了這消息，嚇得毫無主見，全仗他那特別知遇的忠實的安慰者兼作顧問和朋友的扶佐，——全能的萬人震恐的聖教裁判長。他不等俄皇命令，忽忽跑入

冬宮，不久安慰住了受驚的俄皇，告訴他以可喜的消息，說囚犯業已被捕，審訊一過，以皇帝的名義將他判處死刑了，俄皇聽了這消息，心神方纔安定。

年青的俄皇，帶着默默嘉許的態度，聽着裁判長的報告。他兩手抱着頭，良久默然不動地坐着，在茫然地沉思着這件新發生的暗殺案，誰又是第二個犧牲呢？……想鎮服他心緒的騷亂，也是無效，他發了一聲深深的歎息，諭令為死者在宮中的禮拜堂內超度，他和皇后預備御駕再臨，以便屆時領受聖餐。

在那所美麗的小禮拜堂內，我們又看見同前一天一樣華麗的聚會；但人們的面上，今天都現出嚴肅的神色，這是爲了什麼，自然一看就明白的了。

莊嚴的禮節已經開始。贊禮官在那兩扇緊閉的祭壇門前，朗誦一

首熱烈悲苦的禱告詞，祝禱：『那專施報應的公道的上帝，實施永久的懲罰於萬惡的兇手，以及所有一切公開或秘密仇視俄皇，祖國，及神聖不可侵犯的君主政體的人們。』同時唱歌隊跟着唱歌。竟有人，敢在這在十字架到最後的一刻，還為他的劊子手祈禱的耶穌的聖像面前，說這樣兇殘可怕的話。

贊禱官情緒越益激發，為俄皇俄后，為他們的子女父母，兄弟姊妹以及較疏的親屬們祈禱；為連教裁判所，為鎗刺，大砲，戰艦，及哥薩克兵士的鞭祈禱；又為宜於衛生的氣候，及豐盛的收穫，為降賜於所有地球上的人們的幸福及和平祈禱——自然，芬蘭人，波蘭人，猶太人，突厥人，契丹人，學生，工人等等是例外。俄皇在祈禱的時候，時時想着最近發生的他的奴僕和忠順的工具之兇殺案，具着深切的虔敬，依從着祭司的話，謹慎地奉行著劃十字形，叩頭，及下跪的

一切禮拜式的訓令。

第一部儀式完了。贊禮官止了聲，唱歌班唱了曲嚴肅的高音歌，祭壇門開了，俄皇和俄后，侍衛跟着許多從最老最尊的族裏挑來補充的扈從，走上講壇，大教正穿着金色禮服，在上邊等着，執著嵌玉的聖餐杯，盛滿了最香冽的甘酒。

副「教主」低聲誦讀法書：

……「走進世界來救拔罪人」……

俄皇向着金製聖餐杯叩頭，那聖餐杯由尊嚴的大教正捧獻給他。

「在他們中我是最尊貴的，」……「教主」發出深沈的聲音吟誦。

「在他們中我是最尊貴的，」俄皇站着說，毫不露出受一點感動的樣子，坦然吞嚥了一杯「擾亂全國人心者」的血肉。

「在他們中，我是最尊貴的，」俄后也含糊地機械地說著。她的心，想着新近發生的兇殺，正在亂旋；兇殺中的犧牲者，昨天還是這世界裏一個最有勢力的人——被人羨妒的，出人頭地的，忠信的人——今天受着全國人的詛咒，永遠埋在墳墓裏了。她一瞧周身的華美，這些強勉順從的奴隸，不禁打了個寒顫，他們今天是一呼百諾，但明天也許聽奉復仇，憎惡，和報應的漏網的惡魔們的指揮，棄了她和她所親愛的人作自保之計罷。

一忽兒，她被恐怖嚇昏了身心。她看見丈夫浴着血，倒在她身邊。不，聖徒呀！這是因為苦悶和紛亂的幻想所形成的一種錯覺，將穿在俄皇的那件華服上的深紅衣領看作了赤血了。她彎着身，從大教正手裏接受聖餅和聖酒的時候，心神還未回復。在她那赤露的高聳的胸上，——展露在教主底光銳和充滿色慾的眼睛前面那個胸坎——

和在她的項上，頭上，及柔荑般的臂上，有無數鑽石和珠寶，閃閃發光，但它們却比不上幾千萬流淚的人的淚珠那麼多，那麼純潔和珍貴，這許多眼淚便是她丈夫和大臣們，每天每時，從無數俄國人的母親妻子們眼裏壓迫出來的呵。

[俄皇和俄后，領受聖餐之後，走下講壇，讓那扮成兇手樣的男子及鄙俗的女人們過去，他們依次在那個被人輕蔑的淨心的和平唱導者的血液裏，洗淨了他們的罪惡。

這時候禮式進行的比較快些了。因為免得皇帝皇后倆久待同享聖餐者的道賀，這種道賀是這一天中最後的禮節。這是全部儀式中最重要的一節。

[俄皇接受慶賀之後，便退回私室，他那專任保護的天使，聖教裁判長，文武朝臣，及皇叔，那位巴黎青樓中的「健將」(我們已經介

紹過，一干人等，都在私室裏等候著御駕。

他們便在私室裏計議採取進一步的什麼辦法，使社會不致被那些破壞公共秩序的「公敵」擾亂。當場一致通過了一件議案是增殺幾百或幾千烈士，這許多烈士們，就像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爲自由，光明，和真理而流血。

俄皇站了起來，慙慙地點一點頭，辭退他的參議和忠實的奴僕們，他們雙膝直屈到地，退了出來，對於他們那同謀剝奪無敵人民的生命與幸福的可恥的獻議，不覺得一點羞愧。

於是剛纔在救主的血液中找到赦罪的這些人，又在專制皇帝的領首下，預備著新的計謀，破壞公衆的和平，破壞公道與自由，打算再犯幾件違逆上帝的法律和基督的教訓的罪。

第二天，「御用報」(the royal and patriotic press) 登載了一段極歡

作的新聞，說是「仁愛為懷的皇上和皇后，昨日受全俄人民尊崇，帶着卿相及王公們，在冬宮的小禮拜堂內領受聖餐，由此予忠順的臣民以一種新的虔信，謙讓，及基督的德性的表率，與夫他們對於希臘正教之愛護尊奉的一種新證驗，這希臘正教歷來是神聖俄羅斯底永久的榮譽與真實的幸福之保障。」

註一 俄文爲 *Еиковѳидон*，類似祭壇邊的欄杆，不是遮聖像的轎子。用以遮蔽莊嚴的懺悔儀式，不使人瞧見。右邊立着救主的聖像，左邊是馬理亞聖像。

托爾斯多致瑞典和平會的一封信

諸君：

在你們那封動人的有趣的信裏所宣布的見解，說是各個人拒絕當兵或不受軍士訓練，確實能夠而且行將使普遍的裁減軍備極容易地實現，這種見解是極合理，且極正確的。我個人想來，以為這是使國家免受戰禍的惟一可能的方法。在另一方面，你們的意見，以為我們應該將本良心拒絕當兵的國民應否得由國家強迫，其為公共利益而服役的這問題，提交那為俄皇主使而成的所謂「和平會議」(Peace conference)席上去解決，這意見，我可不能贊同了。我以為這個意見是錯誤的，我的理由是：和平會議本身，不過是一種老調的無恥的把戲罷

了，它的對象與目的，決不是限止戰爭的危險，反將使全世界和平與親善的機會的惟一道路隱蔽，不使它實現而已。

有人說，和平會議的對象，不是裁減軍備，不過是國家間的協議，限止軍備的凶密的進行罷了。唉，好，讓我們假定大多數列席會議的都同意於這樣一個議決了，但這樣子，自然就有問題發生了，即是在和平會議召集的時候，那些覺得自己的軍備尚不足與別國顛顛的，對於這事件，將具何種態度。我個人實要懷疑我所說的這種國家的政府，是否願意將來仍處在這種軍事上和政治上不利的情境裏。如若——事實上列國間發生的爭端，能純正地靠那嚴正的保障和光明的約章，平和解決了——這些國家果然能服從國際聯盟的命令了（*International congress*），那麼，爲什麼她們不更進一步，將這種消耗重大的軍備完全放棄呢？

如果和平會議所做的事業，不過依照某種標準，審察各國的海陸軍的容額及戰鬥力，以限制他們的軍備，那麼，我們可以依據普通常識，大膽地問，爲什麼認定這個或那個數目爲一個國家的武力的最低限度？假定說，如果大家贊成德國，法國，俄國應該各有一百萬精銳的兵，那爲什麼就不說是五十萬，一萬，甚而至於一千個兵呢？如果我們已經看到可以將各國的海陸軍隊減少，那麼，爲什麼不把它們減少到一個真正的最低限度爲止呢；譬如說，爲什麼不——如果以爲決鬥的條約有認爲必要的話——採取確屬最經濟的方法呢；爲什麼不各備一個代表的戈利士（譯者案：Goliath，古時斐列丁巨人之名，爲大衛所殺。）以費一點合理的武裝費就夠維持本國的利益與榮譽呢？

和平會的口號和結要的語句是：——「國際間的衝突，應永遠藉

國際的裁斷解決。」但——姑不論那種法庭裏的代表是政府的代表而不是人民的，因此決不能得到公平的決議——誰能使這個議案發生效力呢？回答說：軍隊。什麼軍隊呢？當然是國家的軍隊。不差，但是，如果這些人覺得他們本身「不足以使這種議案發生效力」，將怎樣辦呢？假如說，國際法庭的決議，於德國俄國法國的利益絕對的不能相容的時候，那麼，什麼軍隊能強使這些強國服從？或者，在海上——英國法國美國，處在同樣情境的時候？國際和平法庭的法令同樣地無一不藉助於戰爭而發生效力，那就是，和平會本身所不許的階段。我們不是又遇着那句『要捕麻雀，先須放罟在麻雀的尾上』的老話麼。

在圍攻舍跋司託坡耳 (Sebastopol) 期內，有一次我去見撒根副官 (Adjutant General Sacken)，那時正在防禦司令，烏魯梭夫親王 (Prince

S. S. Dunsford)——一個特別勇敢的軍官，彼時最善於圍棋的人——忽然走進接待室來了。他說有要事和司令商量。當由承啟副官導入撒根密室。十分鐘後，烏魯梭夫回到接待室裏來，我們還在向裏坐著。他似乎是大發脾氣，即刻跟着副官去了。副官回來，笑着告訴我們，說烏魯梭夫向撒根將軍提議：請選英國人中最精於圍棋的好手，前來比賽，比賽的賭物，就是第五道稜堡前面的那條爭奪多次的著名的壕溝。這條壕溝，敵人失而復得者已有好多次，損失生命已有數百了。

以圍棋去奪壕溝，當然比繼續屠殺許多兵士去爭奪更為聰明，更為合於人道。但撒根將軍拒絕了烏魯梭夫親王的建議，不過也很有道理，因為這種建議，本無意義，除非得有一種確切擔保，使兩方實踐關於決鬥後所締結的條約，沒有一點違背。然而，在壕溝的兩邊，還有着許多軍隊，互相威嚇着，兩方都喜歡擊鎗刺相向的時候，這種以

圍棋決勝的希望，看去便也十分薄弱了。

這情形和國際間的爭論相似。若要爭論由公斷的解決，那麼，要使各國充分地堅切地信服國際法庭的法令之應被尊敬，是絕對不可少的，這樣一來，你要知道，一切海陸軍隊，都冗餘無用了。但是在海陸軍繼續存在的時候，各政府間的一切爭端，還是祇能由戰爭和流血解決。軍隊與鐵甲戰艦，還是爲各君主及各政府所不能少，一部分爲戰勝攻略之用——這種用途，便是現在，不但在世界的偏僻地方，即在歐洲，實際上還天天在發生；——一部分是用以維持由暴力併吞或「租借」來的土地。因爲要以這種方法取勝，人們便不能不用強權，這種事，大家知道，只有強壯的軍人纔能做得到。而且，如果政府以爲常備軍是不能不有的，那這常備軍便不能不求它愈強愈好。一國政府，照例有無限權能，可以作有用的設施：啟發人民的智識，謀人民的自

山，增加人民的財力；敷設鐵路；開掘運河，墾闢荒地等等。但是有一件事，這政府任其運用所有的權力，却辦不得，不幸，這件事，正是和平會議的主要目的，便是：減少軍隊和戰爭的負擔。

和平會打算要做的另一件事，說是要強迫交戰國軍隊，放棄那種性質異常凶殘的破壞的武器和戰鬥的方法。但在和平會方面的這種企圖，正與禁止拚死爭鬥的人，在戰鬥劇烈的時候，不得攻擊敵人身上最關緊要的部分同樣的無聊。而且，這是很難了解的，就是爲什麼中了爆裂彈而死傷的，比碎片榴彈和普通來福鎗彈打中身體上脆弱及緊要部分而死傷的，就會更其苦痛，更其危險。成年壯健的人，竟會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真令人有些詫異。

說謊一生，並且只能在浸透了伴僞與虛詐的空氣中呼吸和活動的外交家們，將這和平會高唱入雲，我們決不驚異，還有那些諂媚俄皇

的卑劣小人，贊美這種不合理的理想，我們也不覺得奇怪。乃在歐洲及歐洲以外，許多有才能而被人尊敬的人，也看不出這一個所謂和平會議也者，不過是一種國際的騙局——一個君主與政府間爲反對國家自由及和平的理想而結合的新的「神聖同盟」，——這確乎是可奇怪的事了。

這和平會並不以維持和平爲它的對象，反之，是將人民阻止戰禍的惟一的道路給遮蔽了，不使他們看見，那條路是：使各個人拒絕訓練去學習施用破壞的武器並爲握權者的利益去殺戮鄰人。

本良心拒絕戰鬥的人，在歐洲許多國度裏，受著延害差不多和俄國的非戰教徒（Doukhobors）一樣。正在俄皇對全世界宣布他的關於和平意見的時候，就有全世界最和平與最愛和平的人民，秘密地受他虐待，殺戮和放逐，只爲了他們拒絕執行軍役。同一式樣，雖然野蠻的

分量，當然較少——在奧大利，普魯士，法蘭西，瑞典，瑞士，荷蘭和別的許多國家——那些由於宗教而拒絕當兵的人，被控告處罪。而這些政府，還以為捨此別無辦法。

唉，實在祇可如此，既然他們的根本都建築在有訓練的軍隊上且要藉此維護其權力，他們便不能允許這種軍隊，有任何實質上的減少。他們更不能許可，凡應服兵役的人，得准代以國家的普通勞役，因為如此一來——大體上本沒有人會喜歡殺人或被殺人殺——大多數服兵役的人，一定會捨干戈而取耒耜，終至於勞動者極多，而當兵者極少，政府當軸，將有見到本身無半個兵丁的時候。

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別的「上智」的人，好作自欺欺人的主張，以為他們在宮廷，議會及各處所演講的正大光明的說詞，以及他們的協會，罷工，小冊子，都有極大的功效；而在他一方面，則

以爲拒絕當兵的人數太少，不足以扶植和平與自由的道路。但政府與有權力的人，都不持這種見解；他們很明白危險所在，他們也在議會裏，工人聯合會裏，社會主義同盟會裏，以極端的安靜和嚴謹，細聽過自由主義者和急進派的人的激昂的演說。他們並不阻止急進派的示威和各種進行的運動；這些運動，可看作反頗有助長反動勢力的傾向，因爲它們能將人民的注意，從那和平，自由及親善的方面吸引了過來。然而，在那方面，他們却不借用種種手段，干涉個人的逃避徵兵與當兵。他們很知道，他們那征服和愚弄人民的權力，是全賴乎軍隊的。

各國元首及政府當局，有一天要借助於暴力來治理國家，有一天熱衷著戰勝攻取（菲列濱，旅順等等），而這類強奪來的地方，必得藉戰爭和狡猾的外交手段來保持，他們便一天不許讓戰爭的器具減少

效力，反乎是，他們還將竭全力增加其效力，而使之十分完成。

這幾天，報紙告訴我們，說有一團美兵，拒絕派往荷荷 (Hohho) 去。這新聞似乎已引起全世界極大的驚異。我個人却看不出有什麼可驚的地方來。

奇怪的是這樣的事情爲什麼不發生得更多些。誰能詛咒統體的俄國人，德國人，法國人，意大利人和美國人都終至於厭惡流血，而且拒絕再聽命於他們所不表同情和尊敬的少數人，以危害自己的生命呢。你們知道，他們早晚必有覺悟的一日，放下他們的武器，邀請敵人學他們的樣。唉，凡是有理性的人，只要他擺脫了那種遺傳的偏執之後，將人人確實地斷定這種卑謙的行爲，是自然而且合法的。

這類舉動現今發生的如此之少者，是由於人民依然相信政府的反復的申說，以爲一切由戰爭所致的這些犧牲，苦役，和痛苦，乃是爲

代換個人的利益所不能少的條件，所以應當忍耐地服從地忍受着。歐洲各國的人民，便在今日，正在用著奇怪的「邏輯」和猖獗在宣傳：不但戰爭的準備，就是戰爭的本身也是為實現和平所必要的。能力——不，整個的生存——全寄託在軍隊上的，歐洲各國的政府，為要完成他們可恨的騙局起見，在最近十年以內，用更進一步說謊和欺騙在倡言，他們正在注意於減少戰爭的負累，及努力實現消除戰爭的本身。「但是」，據他們說，人民可以不必參與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將在和平會議席上，由許多老練的外交家及大使們的親切的協作與努力，就可以得到有利的悅意的解決！

然而，在這巧妙的說詞的背後，實在沒有絲毫的誠意存在。這不過是亦誇大亦巧妙的一種新的欺騙，新的說謊而已，那些有權力的人，依我們上述的理由，決不肯解除軍備，也決不會解除軍備的。那

是決解不到的，除非等人民看穿了君主與政府方面所玩弄的無忌憚的橫暴政策，不再受政府向他們標榜的大希望，大恩約，及動聽的話所騙。人民應該將這件事舉在自己手裏，不靠外交家的騙術或巧謀而成的政治的結合，以求免於戰禍，祇要簡單地服從一條永久的法律總典了，這條法律，不但在文化發達的各國教典裏有着，在各個人的良心上也都刻着：『毋殺戮！愛護鄰人如愛護你自己一樣。』

是的，在各個人由於道德上的卑怯或自私，賣了自己的自由，加入那樣成的凶手羣——軍隊——中還不至為衆人所唾棄之前，戰爭的軍隊，將不至減少，而逐漸消滅。現時被同類輕蔑和罪誅的人——不願迫害與受苦，拒絕加入凶手的伍裏的人——將被呼為人道和文明的戰士。

到那時候幸福的新世紀便將走入人類的世界裏來了。

這個日子不久當放發曙光了。

在上文我已說了許多話，申說我贊同你們的見解：祇有各個人，繼續堅持拒絕當兵，纔能使人民免去戰爭——以及我對於你們的意見不表贊同的：主張永久大和平的人，當他們只信賴和平會議與國際同盟的時候，是決不會達到他們那崇高的目的的。

一八九九，四，一，托爾斯多於莫斯科。

梭斐亞·卑羅夫斯凱亞的生命的斷片

梭斐亞·卑羅夫斯凱亞(Sofia Perovskaya)是一個很美的女子；便是外表上，也顯出一種特殊的性格。但她的美，却不是直接地炫人心目的那類的美；她的美，是彷彿帶着貞潔的羞怯，躲避那探究的目光似的美。

髮色光麗的一個小頭；一付懷疑的透察的——同時又和藹可親的——目光從一雙碧色的大眼裏發出；一個廣額，一付秀慧的面貌，附着兩片玫瑰般的嘴唇，嫣然一笑，便露出兩列聯珠般的犀齒來；一個圓潤的純美的下頰。

不是她的這種可愛的玉容上的美姿，但是使人一見傾羨的，而是整個的印象——一種明銳的智慧，和圓潤的憨真的面上常常露着的那種直率的年青的正大光明的神采，——這種神采，便是使心腸最冷和最少同情的人見着，也爲之目凝神動。

梭斐亞·卑羅夫斯凱亞是融合康健，精力，堅強的體格，和生存的快樂等等而成的化身。她的年紀已經二十六七，看去還似十八歲的少女；她那巧小的形體及童稚的音樂般的聲音，卽是充分地使人構成這種幻覺。她常笑，她的笑聲是暢懷的，她的笑容是十二分迷人的。這異乎尋常的婦人，甘願過一生滿是危險，犧牲，及凶殘的憂愁的生活，說來十分奇怪，富於 Humor 好說笑取樂，却是她的一種特性。

梭斐亞·卑羅夫斯凱亞對於外貌或服飾是一點不注意的。她差不多可以說是厭惡珍寶和一切裝飾品的；但她却極喜歡洗澡和清潔，對

於這一點她與英吉利的女子有同樣的堅執和講究。

她對於孩子具有無限的愛，她有做教師的特異的天才；但是她更善於看護病人。

她的關係人，一有了病，她便去做看護婦，顯出仁愛，忍耐，和犧牲的精神，時常獲得病人的傾心。

她對於她的母親巴巴拉·舍爾該夫那 (Barbara Sergeyevna) 的敬崇，是難以言語形容的，她戀着她母親的那種懇切的單純的孝意，只有是女兒才有的。有許多回，她幾乎冒着生命和自由的危險回來，以便使她那尊愛的母親，得着將她抱在臂中的快樂。在梭麥亞·卑羅夫斯凱亞的顛簸的全生中，她的心裏常有一角地，不受世間的罵聲和醜態擾亂；在危難之中，想起她的母親和別的幾樁小孩時代的樂事，就能够在這不擾的心的一角，得求一點慰安。運命是怎樣的凶惡呵，在他盼

附一個最純孝的女兒去救護國家和爭奪自由的時候，偏使她熱愛的母親傷心而死。這樣的犧牲，落在梭斐亞·卑羅夫斯凱亞的頭上，她帶着烈士的崇高的熱誠，順受了一切。

人性是怎樣的奇怪，怎樣的不可理解呵！這個柔美的閨閣小姐，一生仁愛，而竟成了秘密的革命黨（Revolutionary tribunal）中最凶殘最慘酷的一員，這革命黨，震驚了全俄數年，終於將俄皇宣告死刑。一八八一年的二月一日，全由個人布置一切去襲擊亞歷山大第二的是梭斐亞·卑羅夫斯凱亞；在危險萬分的時刻，督察關於安置同黨的極細微的事，最後用一塊小白手巾，示人以兇殺的暗號的，是梭斐亞·卑羅夫斯凱亞。在一個同樣可怕的又一日（二），保持着古羅馬的冷霜一般的寧靜與澹泊，將年青的生命交付刑吏，使敵人和朋友無一不感動的，也是梭斐亞·卑羅夫斯凱亞。

在下文，我們將寫出關於這女子的生活的極簡短並且可惜太不完全的斷片，她是很可驚奇地一身聯合了捨身救國的仁愛，不搖動的堅定和意志力，狂奮的熱誠，與不畏死的勇氣。

二

梭斐亞或梭涅 (Sonya) 卑羅夫斯凱亞，如同克魯巴特金一樣，出身於俄國最高貴族。卑羅夫斯基族 (Perovsky family) 是著名的拉素摩夫斯基族 (Rasumovsky) 派的支脈；他的祖先與女皇伊利沙白·卑羅夫娜 (Empress Elizabeth Petrovna) 聯過姻。梭斐亞的祖父，累阿·亞歷舍維支·卑羅夫斯基 (Lea Alexievitch Perovsky) 是俄國的禮部大臣 (minister of Public worship)，她的父親，曾做聖彼得堡總督多年，她的叔父——著名的佛西里亞歷舍維支·卑羅夫斯基將軍 (General Vassily-Alexi-

evich Perovsky) ——爲尼古拉皇帝在小亞細亞征服許多地方。不意從這族裏，竟突然躍出這樣一個女子來，命運注定她要與俄皇的君權以一個極猛烈的打擊。

梭斐亞·卑羅夫斯凱亞生於一八五四年。她的幼年生活，留着悲哀與哭泣的遺迹。她的父親——是一種有名的胸襟窄狹的暴君，這類人物，在可憐的俄國，真不乏其人——高壓並且無已地侮辱他那心境高超和情愛篤摯的妻——她具着天神的溫和與忍耐，順受那最殘酷的屈辱，祇使她就此能够保護她的孩子們，不受他們父親的虐待。梭斐亞完全承受了她母親的高貴的性情，幼年時就知道和被壓迫者表同情，對於橫暴表痛惡。她的這種情感，不久增長的很強，便決定了她那悲慘的一生了。

梭斐亞·卑羅夫斯凱亞的生活的故事，是青年俄羅斯人爭自由的

一篇完整的烈士記的回憶。像她家中許多別的女人一樣，她由自己的志願，開始專心讀書去。當俄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到最高潮的時候，她正是十五歲。便是年紀比她大而才質不及她的阿姊瑪利亞(Maria)也爲之神往。梭麥亞便也認真地開始研究當時各種問題，去聽各種講演，並且，具着無窮的興趣研究俄國定期出版的文學。這種文學使她獲益的是什麼？唉，便是關於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教育狀況之最切銳及最暢快的批評；是認社會主義爲救濟社會裏無數貧乏的惟一良藥，因此，亦是志士們所當奮鬥的惟一對象。

在這時期內，梭麥亞的教師是契亞契夫斯基(Cher'yachevsky)(11)和達伯羅林波夫(Dabrolynboff)二人，這兩人是當時俄國的教育與文化之唱導者。在那樣教導之下，這青年的心裏，所蓄着的求知的渴望，便極自然地變爲要活動的渴望了，因爲要實行那樣研習而成的理想。

許多和梭斐亞年紀相等，生活與家庭的環境都和她相似的別的女子，也起了類似的變化，因思想相同，她們中間，便培養了一種濃厚的友誼，並且，覺到她們決不至孤立或缺乏同情的國人的，她們便生出一種熱烈的希望，希望能夠做些事業，以救拔她們所深愛的國家。但第一個條件是要組織一個秘密團體，因為在俄國做一切事，利於人民而不利於俄皇或他的主權者，是必須做的秘密底！

梭斐亞不管對於母親有無限的愛，竟從家中逃出，在家中，她父親的難堪的嚴酷和反動的見解，使她的生活不能忍受了。一個秘密的會，由愛自由與祖國的同心的婦女組織而成，她第一次和黨員珂尼羅夫 (Korniloff) 的不幸的家庭發生密切關係，這家庭成爲「卻珂夫斯基會」(Chaikovsky Society) 的心核，後來竟如此著名，且在初期的革命運動中，成爲極重要的政治運動的重心。

梭斐亞和幾個青年學生，其中有一個叫作尼古拉·邵珂夫斯基 (Nicholas Chaikovsky) 的，是這會中最早的會員，這會，起初與其說是含有政治意味的團體，不如說是一種秘密的集社。這會全由宣傳自由的青年組織而成，在初期中，限定在學生羣中繼續不停地宣傳，人數很少，選擇新會員的規例很嚴。凡新會員入會必須全體會員投票通過。沒有成文的規則，也無須有成文的規則，因為一切決定，均須全體會員一致通過的。極端的思想及言論之自由，與最堅強的相互的信任，做了這會的基礎。所有會員覺得各個人都彷彿是自己的家人。各會員必須將一切公私事情公布，如果任何會員，顯露自私的痕迹，或對於極神聖的共同的使命，減少了熱心，他們的同志所表的憂慮，比相當的懲罰，更足以使人愧疚。

在這會擴大漸漸地成了包括全俄的一種政治組織之後，會員中間

的這種理想的關係，當然不能完全存在了。但這時候，土地却已經墾熟了，爲將來培成那些『金與鐵』的人之初步——如古濟里安諾夫 (Kuprianoff) 託介魯斯金 (Tocharuschin) 綏定珂夫 (Serdiukoff) 和許多別的永遠留名在爭自由之俄國的英雄史上的那些人——這些人，在別的國度裏，許是國家的光耀，但在我們俄國，却被我們加上罪人與兇徒的名稱。現在他們在那里呢？

被忘却了，被遺棄了，在俄皇的土牢裏慢慢地腐敗了，有的活埋在西比利亞的墳穴裏，有的在可怕的北方荒原上，野獸似的被追捕，或終於發瘋，就此脫出那人類所不堪忍受的憂愁和精神上的苦痛，有的在刑臺上完成烈節之後，便已永遠走下那無名的墳墓。

這會內部，由於嚴肅及最深切的心結合而成，是受了勃魯圖斯 (Brutus) 的精神的激勵的結果，梭麥亞、卑羅夫斯凱亞在這會裏，費

了四年永久不滅的青春光陰，在這時期內她的高貴的完潔的才知，盡最施展在那將它拔出污泥，同時熱誠與自製，輔做這年青女子的心靈的翅翼。這是毫無疑義的，使她刻成一種岩石般的特性的許多動力，是從邵珂夫斯基及他的很親密的幾個同輩思想家得來的。我們看她可以看得出這個著名的會底最優美的性質，有她那強健的性格和明晰的切實的判斷，使她不落於感情和浮誇。

她對自己的嚴肅的克己，激湧的精力，尤其是她那明銳的機變的心，從第一天起，便使她受同志的尊敬。她那明晰的深透的才知，融合着為婦女所少有的哲學的氣質，這氣質，在一種特著的才能裏發展出來，判斷一切問題，都是冷靜地，客觀地；不致受熱烈的思想與詭辯的誘惑。她有同樣不誤的準確，能够從理論與實際兩方面，觀察一件事。她確曾被人指摘為拘泥不化，因為對於政治思想的激進和銳

變，她有時持着一種沈靜和警戒的態度，那種政治思想的急進，在那時候，成爲俄國學生的一般的狀態。憑她的銳敏，準確，和機變，找不出比她造詣更深或說辭更銳的雄辯家了。那是爲什麼和她辯論的人差不多總是甘拜下風的緣故呵。

她盡量運用清醒的判斷和準確的邏輯，打破與她反對的青年的那種可悲而危險的幻想。她絕對不許將一件事看得太重。她想盡量發見新的出路，新的助力，新的去程，使一切已得的成功，有更多的效果。這使她成爲奏效最著的，而且爲她善於自制的原故，最可怕的一個會員，而這會，因此在同輩中，得誇爲有如許的勇氣，本領，與才能。

例如，捨大學生而轉移到都市的勞動階級的宣傳，完全是她的計畫，這計畫完成與收效後，她又首先劇烈地堅持將社會的宣傳，即時

擴張到鄉間各地。她立刻見到改革派的成功，須接近俄國農民，得着他們的同情，纔可以獲得。

可是這種無休止的思慮，——這種不絕向新的更好的事物的進求——全是從她的敏活和批評力極強的才能裏來的，不是從一種過於興奮的想像和心的操切的感動裏來的，那種想像和感動，時常誤人於過急及失敗。

梭斐亞處世行事，務得其真，在一個預定的時候，盡力做到最完美和最可能的事；她最惡懶惰和敷衍。

三

一八七三年的十月二十五日，梭斐亞、卑羅夫、斯凱亞同一羣聽她演講的工匠被捕了。她被幽禁在聖彼得和聖保羅的砲台裏，因為沒有

什麼確實的證據，幾個月後，便被送交她的父親，她父親將她及她的母親送往克里米亞（Crimea）去，她們有產業在那邊。

現在，她須等候三年，聽受大審，這大審是俄國官吏所設以裁制被捕下獄的革命黨人的。在這時間之內，她被守得很緊，她的種種的宣傳的努力，差不多都是不可能。這種拘禁極使她難堪，她甚至想化名逃走。然而她終於將這個想頭消滅了，因為恐怕累害她的朋友和親屬。

但是她必須要滿足她那件事的要求及活動的熱情。於是她盡力研究醫藥，跟都文斯加（Jvenska）地方的一個著名醫生學習——當然，同時受警察的監視——受他的輔導，學習了數月，她想藉實際的診斷，獲得必要的智識，但她立刻知道必須先修理論的學課為實際的預備。做事的澈底和認真，那是她的天性。於是她又回到克里米亞，入 Simfer-

1891 地方的醫學校爲學生。

她那少有的勤勉與才能，立刻引起校長的注意，不經考試，就准其實習。她的可驚異的做看護婦的性質，現在充分顯現出來了。有一個病人，一個猶太老婦，胸內生癰，疼痛不止，她時常說，怎樣當梭斐亞走進病室，她便覺得苦痛減少了。

「一九三大審」終於在一八七七年的冬季開始了。受審的人，除梭斐亞外，差不多都是「邵珂夫斯基會」的會員。這不過提說從這大審案中的幾句閒話，恰使我們能够從這些閒話裏，得到一幅關於梭斐亞的性格的極清楚的寫真，她在法庭和公衆前出現色相，這次是第一次。我們都知道，關於被告的如何懲罰，俄國政府已預先有了決定，所以全盤的「偵查」，不過是一種滑稽的把戲而已——被告爲反抗這種手段，一致決定對於審判官所問的任何問題，概不答復。審判長爲對

付這種決心起見，定了兩個辦法：（1）凡與被告表同情的衆人，概擯之於法庭之外，將法庭門關閉，犯人在庭內繼續審訊；（2）將犯人分爲十七組，輪流研訊。想用這兩個辦法，打破那些違抗法庭命令的一切抗拒。

梭斐亞故意被排在第一組，是第一個被傳訊的人——祇她一個人。因爲她那時是自由自在，不被拘禁在監獄裏的，沒有機會和別的犯人們接觸，他們在法庭裏取一致態度的決議，她全不知道。她現在所能做的，祇是冒着險，放棄她那自己辯護的計畫。

所以她覺得萬分爲難；但她的對於同志的熱情及明晰的才知，指示給她一條正路。她被帶進法庭去，在幾分鐘的猶疑之後，聲稱與其他犯人取同一態度，不想回答什麼問題。

法庭終於將她釋放；但是她很知道這種判決，在俄國是什麼意

思，她就變名隱匿了。

這時，她預備去幹的第一件事，是救釋同志，他們已被宣判，將下【中央監獄】(Central Prison)受懲罰，但這時候他們還被拘禁在恰科夫(Charhoff)。這些俄國「公道」下的犧牲者裏面，有幾個，不但政治上的意見和梭斐亞一致，而個人間的友誼，也結合得很密，或者只在革命團體中纔有，共通的理想，犧牲和危險所產生的一種友誼，便是一切感情及本性中最強烈的愛，也比不上它那麼深烈。

梭斐亞便往恰科夫去。當初，他的決意是，先將密士克金(Mischkin)救出，這密士克金在「一九三審案」中以英爽及善辯著名。她定下一個計畫；預備在他解往中央監獄去的路上，將他奪下。路上密布路哨，並且組織了武裝巡邏隊，想藉以擊散護衛的憲兵。由暗探探出當局的計畫；但當局已見到事情不妙，用了應付的方法，騙過了梭斐亞

的探卒。她對於這次錯失，憂憤得難以言語形容。然而她決計拼棄一切，去救餘剩的幾個犯人。在這些艱難中，偏又發生了別的麻煩，便是馬丹S患了熱病，不絕地在發熱，在生死關頭掙扎著，梭斐亞便充了她的看護婦。她和愛地看護馬丹S，竟救出她的生命。梭斐亞一面看護病人，一面却在計畫一種極大膽的嘗試，這嘗試之失敗，可以證明她自己之不幸，亦即是她的朋友們之不幸。

現時她在計畫去救釋的犯人是：羅亞綏夫 (Royascheff)，戈駁里克 (Kovalik)，伏那拉里斯基 (Voinaralisky)，及莫拉夫斯基 (Muravsky)。梭斐亞從暗探得到囚車離開恰科夫日子的報告。然而，這一次送解的祇伏那拉里斯基一人，隨護的有兩名憲兵。梭斐亞已預備好一切。她的一個心腹叫做B的，奉命乘坐在一輛驛車 (Kibitka) (四)裏，扮作官員模樣，追襲囚車。隨同兩名助手，騎在馬上。囚車追及了，一個憲

兵不及施用軍器之前已中了手槍，受了重傷。馬爲槍聲所驚，又被另一個憲兵的驅鞭，沿路狂奔而去，B及騎在馬上的兩個從人緊追着，一直追到第二個驛站。三匹馬在狂奔的時候，他們對着放了九槍，三匹馬都受傷了，雖然情勢如此險惡，那死裏逃生的憲兵，終於帶着犯人逃脫了。B和他的從人，幾乎喪了性命，因爲到站之後，遇見一小隊的哥薩克哨兵，被追趕了幾點鐘。

這次謀救也失敗了的消息，影響梭斐亞非常深刻，她竟昏去了好些時候。她帶着盛怒，將B和兩個從人，大加申斥，不予原諒，直到後來纔息。

這些事件發生以後，恰科夫城開始不許她和她的朋友們容身了，他們被警察到處搜索。所以他們一致決定離開恰科夫，只剩下梭斐亞一人，她不受別人的勸，一同離去駐地。他們爲易於逃脫起見，分作兩

隊。第一隊，神不知鬼不覺地逃出城去了。過了兩三天，別的一隊，祇有三個人，其中有一個名叫福明（Fomin）的，正打算逃出恰科夫，被察警認出，捉進監裏去了。梭斐亞逃過那些兇惡的追迫者，說來幾乎近於神奇。雖然她繼續不停地受着伏兵的包圍，四周都是危險，但她在這城裏及城的附近，還是繼續作革命的宣傳。

我們真可以說，梭斐亞心中，真不知道什麼是恐懼。這個美麗動人的女子，有鋼鐵般的神經，她的勇氣與鎮靜，抵住了一切危難。有一個關於她的大膽無畏的事實可以引來作例。莫斯科的襲擊（五）失敗後，她即刻跑往炸裂的地點去察看炸彈的力量，無數觀衆中間，密布着偵探，她全不在意。這里，別處也是如此，有她的正確的鎮靜，和她那扮演一切可能的假臉相及種種角色的那種真正令人驚異的才能，保護着她，使不落危險，那假相是：農民的女兒，貴婦的侍女，店主

婦等等——不，有時簡直扮作老婆子模樣，這種變幻是完全成功的。

關於梭斐亞的奇特的自制和鎮靜，合以滑稽及調弄的才能之無數軼事中，特記二則以免湮滅。

這兩件事發生於梭斐亞參與準備襲殺俄皇的有趣的時期內。

埋藏火藥轟炸鐵道隄堰的地穴，是由虛無黨員 (Nihilists) 用着很古舊的耒耜，與不斷的努力掘成的。地道的開口處，在某一所屋子的地板下面，黨人從屋主名索科魯科夫 (Suchoruchoff)，不給他知悉這件秘密的事，將屋子租了下來。有一天，正當這地穴開掘得非常起勁的時候，索科魯科夫的一個鄰人走往那邊去，據他說，這屋子已經典質給他了，要相度一下。梭斐亞在進口處將他接住，她扮作傭婦模樣，站在外面巡哨的。當然，無論如何，她一定將這人擋住，不給他進入屋

內，或無論如何，要和他說費話，延誤時間，子黨人以掩蓋痕跡的時
間與機會。

「素科魯科夫在家麼？」

「什麼？」梭斐亞假作癡呆，並且，假作聽不見的樣子。

「我可以見一見這屋裏的主人麼？」

「什麼？」

「我要和素科魯科夫說幾句話。他在家麼？」——客人高聲喊

說。

「不在家。」

「好，那也沒有關係。反正我可以瞧一瞧這屋子。」

「什麼！」

這人總將到這屋子來的目的，詳細解釋給她聽。梭斐亞很仔細地

聽着，不時用極愚蠢的問題，打斷他的話。這可憐的押主，終於忍耐不住了。

「聽着，好媽媽，我忍不住了。讓我走進屋子去……這是我的權利，你要知道。」

「當然，當然，……米契羅·伊凡涅支 (Michailo Ivanitch，房主的教名) 說過，你知道……」

「他說什麼呢？」

「他說就要回來了……」

這倒運的押主，扯着蓬結的頭髮，作最後的奮鬥，見得沒有主人在家，他也可以照一照這屋子的，但到底沒有效果。梭斐亞還是裝着痴聾一步不讓，終於他絕望地走了，亂揮着兩臂，反抗這個冥頑，虛弱，和癡呆的怪物。

在廳的一道薄壁後面，躺著梭斐亞的朋友，他們聽了這番奇特的對話，忍著笑，肚子都快要裂了。

又有一次，鄰舍起了火。照平常一樣人們從四面趕到，想衝進索科魯科夫的屋裏去，幫同『搬物』，這是一個萬分窘迫的時刻。在地穴中抗道裏的虛無黨員，自以為都休了；梭斐亞對付這危險的情境，毫不慌張。她即將神像撕下，跑進天井，向衝進來的羣衆跑去，指着聖像，大聲喊說：「走你們的路去罷！上帝，這聖像，我已祈禱過，會保全這屋子的。」羣衆猶疑，却依從了她的話走開了，梭斐亞仍站在原地方，直至火熄，危險過去了纔走開。

襲救伏那拉里斯基的計畫失敗的三星期之後，梭斐亞動身往克里米亞，去安慰她的母親。可是，在路上，她真的被捕了，由「行政

部「命令解往坡文納士(六)去，兩名憲兵隨同護衛。在路上，她毫不猶疑，乘機逃脫，到聖彼得堡，新聞紙上正登載她逃逸的消息。她彷彿嬉笑的女學生似的，將如何從那一刻不醒的嚴密的看守者逃脫的情形，親自告訴一般親密的朋友。在提解程內的某夜，一個憲兵躺在房裏的惟一的窻邊，另一個憲兵同樣守住了門。但他們的乖巧精敏的犯人，恰好看出門是由內向外開的。半夜裏，她站了起來，像老鼠那樣的靜息無聲，開了門，小心地爬過那睡着的「守門狗」，幾分鐘後，她就逃到外面來了。在鄰近的樹林裏躲了幾點鐘之後，便大膽地走上第一班列車，不去買票，使追趕她的憲兵，不能從售票員處得到什麼報告。在火車內，她扮作一個窮苦的無知農女，在守衛者及乘客面前，現出極巧妙的形相，竟取得一張到聖彼得堡去的車票。這時候那兩名憲兵，又驚又怒，急成了半狂，還在朱陀伏(Chudovo)地方搜索她。

梭斐亞在聖彼得堡住得不久。她不願已經遇害的一切阻礙和失敗，還不肯放棄那解救被監禁的朋友們的計畫。她又回到恰科夫去，雖然她知道那邊是極危險的。

這時她仍舊注力於新的襲擊，便是：給她的許多被監禁的朋友以逃出中央監獄的機會，雖然這種工作有許多困難，差不多難操勝算的。她的行動上，沒有一點阻礙，乃是她繼續地化名及假造護照而得受安全的紀實。她照舊安排一切，度過了第一層困難，辦到預備他們逃走的緊要並且最先的步驟。她得許多忠實可託的幫手和暗探，盡力設法與犯人們接觸。從她那寄給聖彼得堡的朋友的信裏，可以證明她相信這目的是會達到的。但她懇切地求別人助她以人與金錢。她得到的金錢，是過於所求，但人可是沒有了。所以主要的責任及工作，就落在她自己的身上；她覺得這是分所當為的。便是為犯人們購辦食物，衣

服，書籍，金錢等瑣細之事，也是她親身料理的。她的一個女友告訴我們，說她怎樣跟着梭斐亞，接連幾天往店鋪裏去，購買一切常備的東西——長襪，細的絨毛，襪衣等，且細心考驗它們的價值和適度。祇憑了一張假護照的力，她幹著這種種事情，並不阻礙她的學業，她依舊學滿八個月的產科課程，經過試驗，成績優良，得到產婆的執照和文憑——這不過為將來住在鄉間得受合法的保護，預備將來好在農民中間，接續宣傳。而且，她也在恰科夫的青年羣中接續宣傳，在那邊，她創設了一個革命團體，這團體，在她離去恰科夫之後，還繼續存在了兩年。

梭斐亞嚴格地守着她的極秘密的思想，感情，和喜樂，不露聲色。沒有人敢說從她得知什麼事，是「確實可信」的。關於這點，她很有價值地顯出和某種無思想的俄國革命黨員特別不同，他們不管合

時宜不合時宜，直吐肺腑，以取悅朋輩。可是，雖則她守口如瓶不露聲色，在她本身或行爲上，沒有一些冷情或缺乏友誼的痕跡。她待同類的溫熱的心和愛，未嘗不很顯明。但她愛真理，公道，與自由，比世間別的一切東西更切。她常百折不撓，奮力求得真理，公道，與自由。

如有一個叛徒——無論他是誰——違反她努力了一生的主義，她必忍痛。置之死地。當梭斐亞在忠信的老友隊裏的時候，我們觀察她，決不是沒趣味的。她雖是一個活潑，多話，而善於交際的人，但她對於些微難受的無價值的閒談與好論是非，她就會動怒，不耐，便跼促地正經地離開友伴，走出門外了。在街上，她是一個健步的人，曲着悅目的梳光的小頭，兩手套在一個小手筒裏，或外套的兩隻大袖裏，匆匆跑向做事的地方去。在路上，她那不被都市的喧噪所擾亂的

不息的腦子，不停地在想出新的策略，新的方法，使她和同志們達到已定的目標。

然而，以梭斐亞的勇氣，天才，及高人一等的精力，竟無力反對運命。不久，實際上只剩得她一個人和俄皇的偵探及憲兵奮鬥了，她能够設法避開那凶殘地迫害她的人的暗探和捕役者，全賴她的鎮定的平靜和果決，與敏捷的機智，遠見，及深切的世情。金錢的供給，關於敵情之有價值的報告，先前從革命黨(Revolutionary Party, Semlyá i vó-lyá)方面接濟得很多，現在因為革命黨的挫失，漸漸地停止了。這種挫失，約在襲擊美然卓夫將軍(General mesenzoff)這回事以後的兩年，自由的戰士們受俄國警察的劇烈打擊以這時為最甚。

革命黨員差不多都被捕了，印刷機被毀壞了，大宗款項充公了。在這劇變之後，一切的救助，不能不全靠梭斐亞個人和她個人所有的

日見減少的援助了。當然，她不肯即時放棄那反抗高壓力的爭鬥，但，她不久就看出救被監禁的同志是不可能的了。

梭斐亞離開恰科夫。這時，她心中所受着的內心的衝擊及心靈的鞭撻，怎樣凶殘，是沒有人能知道的。除了十分知道她那多情和最堅定的個性，與她那友朋的情分的人，那種友情，將離和那些為自由為國家而犧牲的不幸的人，很親密地連繫着。她憂憤地哀哭，痛傷朋友們的惡運。

四

一八七八年年底，梭斐亞·卑羅夫斯凱亞回到聖彼得堡，纔見到革命的策略已經完全變更了。變更的原因，是由於近幾年的政治上的事件，給虛無黨員以一種教訓，使他們知道和專制政治戰鬥，必須採

取全新的策略：『恐怖主義』(Terrorism)俄國的舊式內政之毀滅，爲社會革命成功的必要條件，這種策畧已入了新的革命組織的步驟中了。

梭斐亞在採取這種新的理想之前，猶疑了好多時候，這種理想，和她那將可憐的俄國從精神的黑暗及奴隸裏救向自由與光明去的最善而惟一的方法的見解，大相懸殊。新的恐怖黨員，便是所謂“народовольцы”者，見到梭斐亞是一個無上價值的同志，自然竭力說服她，以爲只在俄國人民的各階級中，從事社會的宣傳，徒使爭自由的朋友們，作無數新的犧牲，還是不能達到目的，除了拚生命和專制政治戰鬥以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拯救國家了。

但梭斐亞是不肯一受誘迫，便將奮鬥經年所抱的見解或主張全盤拋棄的。在她承認屈服以前，『虛無黨』的最善演說和辯論的黨員，

經了許多次銳利的爭辯。她的這種頑強的反辯，有一次竟使那有名的緩略波夫 (Shelboff) 失望而大聲喊道：——

「朋友，和那個頑硬的東西爭辯，你們休想有成功的。」

我們的女英雄常參加重要而危險的革命事業，在這時期內她給黨部做了許多職務。她那明銳的知慧與果敢，受了許多次危難的試驗。特別令人羨仰不止的，是她常能辨的真正的價值，看透不甚重要的地方，當一件事的究竟正在未定的時候。「一個小小漏隙，能沈沒一隻最大的船，」這句話，沒有人比梭斐亞更懂得的了。

雖然她和他們繼續不停地作種種活動，她却仍然抽空做自己歡喜的事，便是：在工人和學生羣中，宣傳社會主義。在他們中，組織了幾個秘密團體，後來革命黨從這些團體，獲得最優及最有價值的助益。

在這些團體裏，梭斐亞備受敬愛，因為她有不可動的誠實和正直，謙讓的性格和善心。唉，這些性質，為她獲得了許多地方的年青人的同情，恰科夫，星福羅波耳(Simferopol)和聖彼得堡，這種愛和熱誠，在她死後，竟成了崇拜。梭斐亞之所以能令許多青年人驚服者，第一是由於她的說話與為人能使人感動，並且提醒那深埋在人性裏的隱伏著的良能。梭斐亞為革命服務多年，得到的經驗，使她能了解如何評判人物，不爽毫釐，且當分派各樣脚色，共作革命事業的時候，量才使用，各得其宜。在革命界中，她的這種性質，自然有無上的價值的，梭略波夫講到這一點常以最熱烈的言語表示歡喜。

一個政治團體，公開地和像俄國專制政治那樣的暴壓政治誓死宣戰，簡括一句話，必須備有各種極能幹的人才而後可，這是很顯然的。在這樣一個同盟的會員中，必須具有銳敏的深察的智巧的心，隨時能

够估量政治的動境，能預備及施行攻守的適當的手段；冷靜地判斷並且利用那已獲的勝利的效果；平心靜氣地明白事理地忍受着不幸的挫敗，從事革命的人，都要不辭勞瘁，通力合作革命工作，方能按序進行，藉小小的成功——這種成功常幾乎是看不出的，且須經無限的忍耐纔能獲得——纔能達到偉大的目的——自由征服壓制——而且，革命黨的最高領袖，必須能够斬斷一切關係，友誼，或情愛的束縛，職責所在，毫不猶疑；簡單一句話，隨時預備爲他所信服的思想，去冒險和犧牲一切。

沒有這樣的人做領袖，一個專鬧亂子的政黨，極像一個無腦子或脊柱的動物，一受打擊，便無形渙散了。

梭斐亞·卑羅夫斯凱亞是屬於這類出衆的人才的。有她那高尚的道德，不懈的責任心，有她的心力，和指揮一切的惡魔似的勢力，好

像生來是做「迭克推多」的。當革命的事業正在危險，或她爲國家的自由正在爭鬥的時候，她便嚴厲的不可相逼，有時竟至於凶暴的。如果她發見了一個叛徒，是予以饒恕的；他的死是無可逃免的。她對於別人有時許是酷烈，但她律己更是極嚴的。當她接連地挨受最凶酷的悲哀和困苦的時候，她的責任心對於她是神能的，她時常展現出來的心力，是超人的。關於這點，有一個顯著的例，不應不提。一八八一年四月杪，梭斐亞再往聖彼得堡去，那時聖彼得堡是黨人密謀反抗俄皇的巢穴。梭斐亞發着熱，心裏受着種種苦痛，——她那愛至不可言說的情人（她的第一個偉大而惟一的情人）在聖彼得和聖保羅堡壘的暗廠臺裏等受死刑——沒有一刻的怯弱和遲疑，她從事準備襲殺俄皇，幾天之後，害了俄皇的生命，全歐爲之驚怖。她堅定地不肯離開她的職務，直到最後的時間，可爲勇氣及盡責的模範，甚至她接到她所最愛的情

人已在斷頭臺上結果了生命的消息以後，她還不懈怠。

但我們上文已經說過，在這種律已律人的正直的嚴厲後面，梭斐亞·卑羅夫斯凱亞具有憐憫人類一切苦難的無限慈悲。她的這種掏心相待的渴望非常強烈，便是在搏鬥和冒險的最危急時刻，也壓制不住。這或者是在她那英雄本性裏的一種矛盾，這種矛盾，常使她的言語有那樣的魔力，重的全人格有那樣的迷心力；因為，過了一刻，她又變成了嚴峻的裁判者了，重又不屈不撓地，與自由及光明的敵人戰鬥。

有人說過梭斐亞·卑羅夫斯凱亞，「她的意志是鐵的意志，她的神經是鋼的神經，」這句話一點不過分。她的康健及身體恢復的能力與她的心力及良能，同樣的可驚異。凶惡的革命之神命令他的信徒們，看他一點頭即須隨時爲他犧牲生命。他彷彿一個吸血鬼，在日夜柔和地陰險地吸著他們的心血和骨髓，在他的治下的工務，是燒燬一切的

陰火。這種經驗梭斐亞比任何的同志還要多。她堅定地站在那陣後，有十一年之久，時常見她在戰爭最劇烈的地方。她一次一次地目擊她最勇敢最親愛的朋友們在她的身邊跌倒，捕去，或被俄皇的劊子手殺死。四周圍着偵探和叛徒，她帶着一支手鎗，彷彿分離不了的朋友和隨從似的，向黨的目的幹去，沒有一刻間斷，不因絕望及慘敗而喪氣；在梭斐亞的身中，燃着不會被世間一切東西熄滅的神火。她是一個醉心自由的信徒，在她那澹泊堅苦及專心盡職的鐵甲下面，時常有一顆女性的心在躍動著；這就使她變成如此可怕的對專制政治的擁護者的一個反抗者。世界各地的革命，沒有女人是不行的。只有女人能夠鼓勵爭自由的戰士，以宗教式的狂信與熱誠而使勇往直前；否則勝利是得不着的。

五

梭斐亞·卑羅夫斯凱亞，不但是一個領袖，煽動者，和組織者；她也親身參加戰鬥，常赴最危險最困難的地位。關於這種地方我們已經說過幾個例。于莫斯科城外開掘地穴，襲擊俄皇這一次，萬一被發覺了，她預備向一個滿貯炸藥的地穴放一鎗，將自己和同黨一同炸死，這個職務，就是她留給自己幹的，于舍陀跋耶 (Sadovaja) 地方襲擊這一次，她就扮做了那個著名的賣牛乳餅的婦人。三月一日殺死俄皇這一次，她所做的是，我們已經說過了。她生平似乎永沒有比那樣的時

候更覺有說不出的快活，那些時候，是關於她的生死的。

最神聖的宗教裁判所檢事，便是狡詐出衆，世界聞名的坡比陀諾
酋夫 (Pobielonazeff) 曾引證革命黨人之怯弱及缺乏冒險性，謂他們不

得不將「三一事件」的領袖及責任，交付一個女人擔當，其實那種危險事業應該交誰擔負，革命黨的『執行委員』比那羅馬諾夫（Романов，按：即俄皇）家的家庭牧師即全能的神父（按：指坡比陀諾哲夫）知道的更深透罷。

俄皇被虛無黨員殺死的一星期後，梭麥亞就被捕了。她本來很可以潛出聖彼得堡，安然逃往歐洲大陸去，但她不肯將朋友撇棄。她平時是率真地卑謙地過活，現在站在審判官面前，也是平靜端莊，毫無懼色，竟使審判官們不得不為之驚服，並表同情。她一句話也不辯護。她承認一切，祇說了幾句話，要求隨男友一同處死，雖然她是一個女人。這願望，得了允許。

一切關於宣告死刑的慣例都奉行過了，執行死刑的時期，却展延

了六天。展延的原因是什麼？在這六天內，對判決的犯人有了什麼舉動？

沒有人知道，但彼得堡起了許多極可怕的謠言。有人說，謂那個亞州人羅利士·美利珂夫 (Loris Melikoff) (七) 曾將犯人拷打，迫她們供出同黨來，爲隱瞞這種殘忍起見，不予下令處死，直到判決文宣布以後。

這些謠言至今尙未證實。許都是真的罷？

沒有人能回答過這個問題，而且，找不到確實的證據，我們現時只可付之闕如；然而有一件無可爭辯的事實，這事實，於某種範圍內，使我們的猜疑添加濃色采，便是：犯人們從獄中提出，送入那解往刑場去的囚車時候，犯人口中曾在喊痛。

法庭的職務完了之後，犯人都送進獄裏，被嚴禁着，和外界斷絕

來往。獄吏用極卑鄙的謊話阻止罪犯與嫡親的關係人會面。他們取這些嚴厲的戒備手段，是什麼理由呢？便是在往昔野蠻時代，也沒有人行過這種凶殘行為罷。

梭斐亞的母親，得悉俄皇被殺與女兒被捕的消息，立刻從克里米亞動身往聖彼得堡去。她晝夜不歇地走去，走到聖彼得堡，正當判決文快將宣布之前，還能一見她的女兒。這痛碎了心的母親，天天走往監獄門口去，以懇切動人的話，請求准她進去，和女兒作最後的訣別，可是，上文已經說過，無效。四月二日的清晨，終於她看見她的梭斐亞了，正值劊子手走向刑場去的時刻。

這里，我們要摘錄開倫時報 (Kölnisch Zeitung) 的訪員所敘，關於執行死刑的可怕的詳情：『我在遠東看過許多次執行死刑的事，但我却

沒有見過比處死襲殺俄皇的罪犯更可怕的情景。

『所有罪犯，慷慨就義，吉柏里尼克 (Kibalischich) 及綏略波夫 (Skeliaboff) 態度極從容。謝摩菲密哈羅夫 (Timofei Michailoff) 面色慘白，却仍堅定；拉薩可夫 (Ryssakoff) 從容鎮靜，但他的面色却紙一般的白。梭斐亞·卑羅夫斯凱亞的膽氣使我們都為驚愕。在她那可愛的面貌上，沒有一點怕死的神色。她的面頰，泛着年青和康健的鮮紅的玫瑰色，一種女英雄的精神，從她那嫺雅而堅決的端莊的面上發出來。』

這種狂熱的記述，並不是像一般人所猜想的，出於一個熱中革命的人，却出於在歐洲的一種最反動的報紙底一個有經歷和很可信的訪員之手；也就是出於一般人所不敢責為與俄國虛無黨表同情的人。

在判決文宣布的前一天，梭斐亞寄給她母親一封信，預先告知及安慰她，不要為她的不能逃避的慘死而傷心，這封信，應該補錄於此，作為珍貴的紀念。

「母親，母親！我所最愛的最愛的母親！你知道我一想到我害你忍受的憂傷，怎樣的難受呵！你，最親愛的——！我求你不要為我而痛傷你那慈愛的心。請你自己珍重，轉念去想那些在家裏圍繞着你的人，那些和我同樣愛你的人——一刻少不了你的人；那些比我更值得受你的慈愛的人。還請你爲了我而珍重，祇要我害你憂傷的那種可怕的思想，不使我苦痛到如此不能言說，我便很快樂了。不要為我的命運悲哀，這命運，你知道，在我的良心的嚴命之前，是我自己造成的。你知道，我的心令我幹，我就不得不幹，我們的國叫我去，我就不得不離你——離我最親愛的母親而去，不要以為在等着我的死，

會使我的心靈恐怖。你知道，今日的事，正是我在那幾年中每日每時在盼望的事，也即是我和朋友們早晚必有的事呵。在數天之內，我將要爲我所努力一生與用盡我一切心力和體力的之義與思想而死了。那時我當怎樣的快樂呢，最親愛的，我最親愛的母親！我再求你不要爲了我悲傷。你很知道，我怎樣說不盡地愛你呵，我永遠永遠愛你。爲了這愛，我懇求你饒恕你的梭斐亞！

「我再吻你那最愛的手，並且，跪着謝你在我生前的每時每刻所給予我的一切。我跪着，求你，將我那親愛的訣別的敬意，轉致給在家裏一切親愛的人們！」

「明天，我又將站在審判官的面前；許卽是最後的一次了罷。可是，我的衣服破爛到如此光景，我要整束一下。親愛的媽媽呀，請你爲我買一個白的小領和一雙帶鏈的素寬的袖子，送來給我。」

「我們也許再得會面一次罷。那麼，到那時候再和你告別！不要忘記我那最後的熱誠的懇求，我的最後的思念：饒恕我，不要哭我。」

註一 時一八八一年四月二日，她與四個同志被殺。

註二 一個著名的俄國小說家兼政治論文的作者，生於一八二八年，死於一八八九年。自一八六四年起流放到西比利亞，至一八八三年止。

註三 一個俄國著名作家，生於一八三六年，死於一八六一年。

註四 俄國旅行雪車，半身遮蓋在蓬內。亦可解作遊牧人民所用的移幕。

註五 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日，亞歷山大第二乘火車由克里

米亞往莫思科，機斐亞等乘機炸擊火車。

註六 (Omega) 湖北面的小城。流放政治犯的地方。

註七 羅利士美利柯夫在一八二六年生於諦弗里斯 (Tiflis)。

一八五五年及一八七六年的俄土戰爭，他極其出力。一八七九年任爲恰科夫總督，一八八〇年。擢任國務卿。他以殘殺虛無黨員著名。至亞歷山大第三即位，他纔失寵而去。

關於俄國文學的譯本

未名叢刊

爭自由的波浪

實價五角半

北新書局印行

- 蘇俄的文藝論戰。褚沙克等論文。任國楨譯。……實價三角半
- 十二個。勃洛克的詩。瑪修丁畫。胡駿譯。……實價三角半
- 往星中。安特列夫的戲劇。李霽野譯。……實價四角半
- 黑假面。作者同前。李霽野譯。……在 印
- 白茶。現代獨幕劇集。曹靖華譯。……在 印
- 外套。果戈理作小說。韋漱園譯。……實價三角
- 窮人。陀思妥夫斯基作小說。韋叢蕪譯。……實價六角半
- 罪與罰。作者同前。韋叢蕪譯。……未 印
- 春潮。都介涅夫作小說。李霽野譯。……未 印
- 工人綏惠略夫。阿爾志跋綏夫著。魯迅譯。……實價六角

前兩種及後一種均北新書局發行

中七種未名社發行